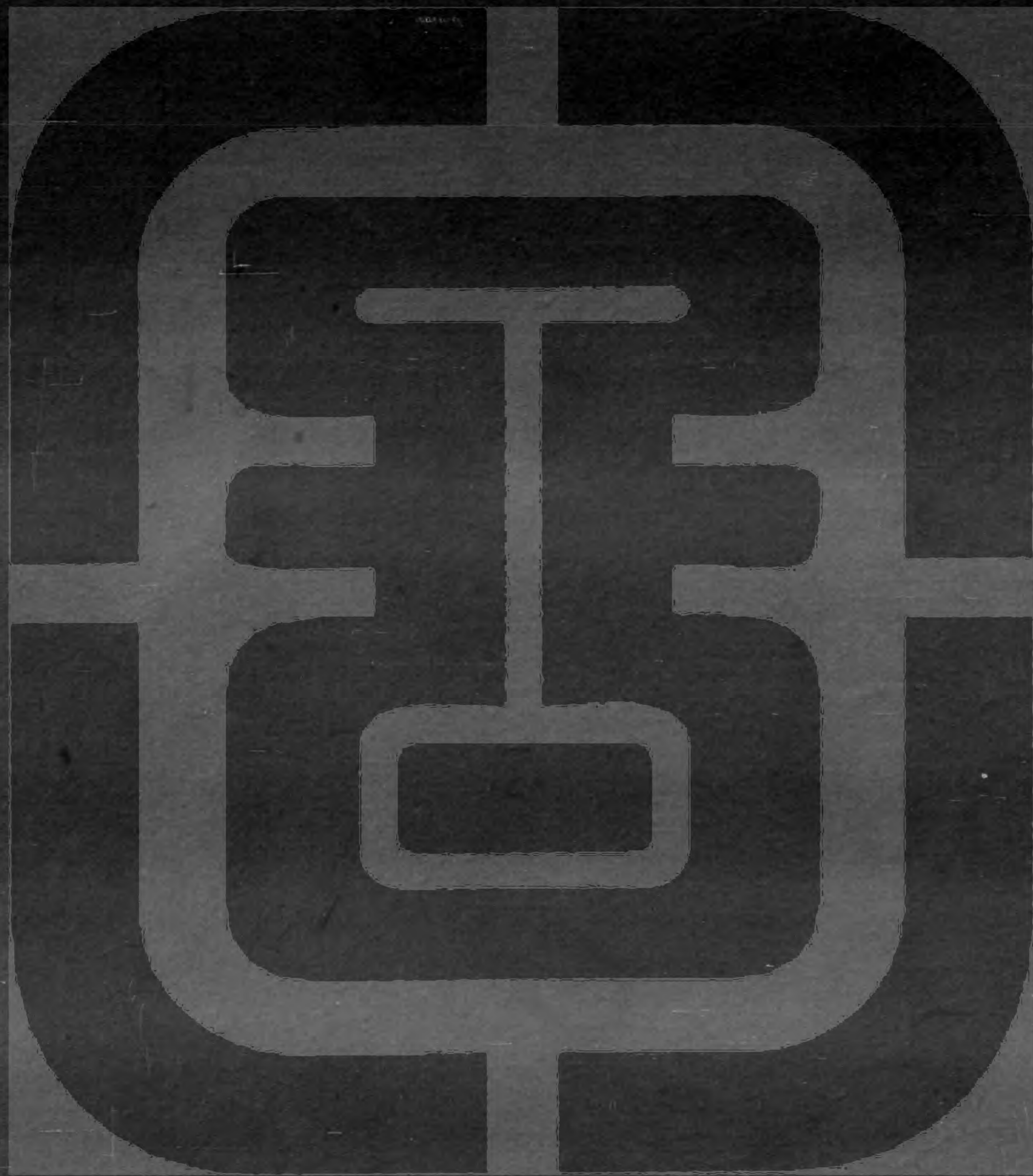


學海類編

第八十一冊



序

余里居待次賓客日相過平生聞見所及喜爲客誦之意之所至賓退或筆于牘閱日滋久不覺盈軸欲棄不忍因稍稍傳益析爲十卷而題以賓退錄云大梁趙與時

學海類編 卷一百一十五 賓退錄 言述

因醉醉舞益得... 大梁趙與時... 余里...

賓退錄卷第一

宋 大梁趙與時 著

王建以宮詞著名然好事者多以它人之詩雜之今世所傳百篇不皆建作也余觀詩不多所知者如新鷹初放兔初肥白日君王在內稀薄暮千門臨欲鎖紅妝飛騎向前歸黃金捍撥紫檀槽絃索初張調更高盡理昨來新上曲內官簾外送櫻桃張籍宮詞二首也淚盡羅巾夢不成夜深前殿按歌聲紅顏未老恩先斷斜倚熏籠坐到明白樂天後宮詞也閒吹玉殿

學海類編 卷一百一十五 賓退錄 一 已

昭華管醉折梨園縹蒂花十年一夢歸人世絳縷猶
封繫臂紗杜牧之出宮人詩也紅燭秋光冷畫屏輕
羅小扇撲流螢瑤階夜月涼如水坐看牽牛織女星
杜牧之秋夕詩也寶仗平明秋殿開且將團扇暫徘徊
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王昌齡長信
秋詞也日晚長秋簾外報望陵歌舞在明朝添爐欲
熱熏衣麝憶得分時不忍燒日映西陵松柏枝下臺
相顧一相悲朝來樂府歌新曲唱著君王自作詞劉
夢得魏宮詞二首也或全錄或改一二字而已王平

甫謂館中校花藥夫人宮詞止三十二首夫人親筆
又別有六十六篇者乃近世好事者旋加搜索續之
語意與前詩相類者極少誠爲亂真世又有王岐公
宮詞百篇蓋亦依託者

洪文敏容齋隨筆論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謂禹未嘗躬
稼因稷而稱之余按書禹曰暨稷奏庶艱食則嘗躬
稼矣洪偶未之思也

詩眼云晏叔原見蒲傳正云先公平日小詞雖多未嘗
作婦人語也傳正云綠楊芳草長亭路年少拋人容

易去豈非婦人語乎晏曰公謂年少爲何語傳正曰
豈不謂其所歡乎晏曰因公之言遂曉樂天詩兩句
蓋欲留所歡待富貴富貴不來所歡去傳正笑而悟
余按全篇云綠楊芳草長亭路年少拋人容易去樓
頭殘夢五更鐘花底離愁三月雨無情不似多情苦
一寸還成千萬縷天涯地角有窮時只有相思無盡
處蓋真謂所歡者與樂天欲留年少待富貴富貴不
來年少去之句不同叔原之言失之

紹興三十一年五月甲子降旨建儲宰相陳康伯折簡

禮部侍郎呂廣問密議典禮時土王祀黃帝廣問爲
初獻官周必大以御史監祭廣問語必大皇太子改
名從火從華必大謂與唐昭宗擘字同音可乎廣問
亟告康伯取旨別擬定乃用今諱

紹興癸丑岳武穆提兵平虔吉羣盜道出新淦題詩青
泥市蕭寺壁閒云雄氣堂堂貫斗牛誓將直節報君
讎斬除頑惡還車駕不問登壇萬戶侯淳熙閒林令
梓梓欲摹刻于石會罷去不果今寺廢壁亡矣其孫類
家集惜未有告之者

蘭亭石刻惟定武者得其真蓋唐太宗以真蹟刻之學士院朱梁徙至汴都石晉亡耶律德光輦而歸德光道死與輜重俱棄之中山之殺虎林慶歷中為土人李學究所得韓魏公索之急李瘞諸地中而別刻以獻李死其子乃出之宋景文公始買寘公帑榮芑云宋景文

帥定日有學究李姓者藏此石死于妓家樂營將何水清得之以獻宋畱之公庫姚令升云有遊子攜此石走四方最後死于中山營妓家伶人孟水清取以獻周承勳希稷云唐太宗既得蘭亭序真蹟使趙模等模榻以十本賜方鎮惟定武用玉石刻之文宗朝舒元輿作牡丹賦刻之碑陰世號定武本蔡條云定武本乃江左所傳晉會稽石也錢氏歸版圖之後定武有富民好事者厚以金帛從會稽取之而藏于家

後戶絕貲沒縣官人始見之
因置諸定帥之便坐壁間
熙甯閒薛師正向為帥

其子紹彭又刻別本畱公帑攜古刻歸長安王厚之順伯云

紹彭竊歸洛陽周希稷云薛帥求之不得其猶子紹彭聞公廚有石用以鎮內取視之乃刻牡丹賦于碑

陰者遂別刻石易以歸長安袁說友起巖云薛師正至定惡摹打有聲自刊別本畱譙樓下以應求者其

子紹彭又私摹刻易殺虎林本以歸蔡條云熙甯中係次公侍郎帥定有旨取其石納禁中則又刻石而

還之壁後薛向來定遂取以歸世大觀中榮芑王厚但謂石歸薛氏然不知雅非古矣

周承勳皆詔取寘宣和殿于王明清云向次子嗣昌獻

東閣之壁明清之父銓則云置之艮嶽瑪瑙亭蔡條

則無有或謂此石已殉裕靖康之變虜襲以紅氍

輦歸榮芭云宋定國嘗從使虜云石今在中京王明歸獨此石虜所不識遂棄不取建炎初高宗駐蹕廣陵宗澤居守東都見之遣騎疾馳進行在所未逾月金復南寇大駕幸浙失于倉猝之際紹興中向子固帥維揚密旨令搜訪竟不獲今東南諸

刻無能彷彿者天台桑澤卿世昌編蘭亭博議一書

甚詳與時參會岷說芟繁撮要記其本末如此所取何子楚遠之辭居多諸說之異同者則附著其下雖未能定其孰是孰非然薛師正長安人王順伯謂其攜以歸洛宗忠簡守汴日夕從事戰守且其天姿剛正王仲言謂其為人主搜羅玩物於艱難之時皆不

敢謂然開元九年置朔方節度自是始有方鎮周希稷所云乃是全不知有史策若謂太宗分賜諸郡猶可也夫以一石刻之微而言人人殊莫能定於一然後知考古之難也

林靈素初名靈噩字歲昌家世寒微慕遠遊至蜀從趙昇道人數載趙卒得其書秘藏之由是善妖術輔以五雷法往來宿亳淮泗間乞食諸寺政和三年至京師寓東太乙宮徽宗夢赴東華帝君召游神霄宮覺而異之敕道錄徐知常訪神霄事迹知常素不曉告

假或告曰道堂有溫州林道士累言神霄亦作神霄
詩題壁閒知常得之大驚以聞召見上問有何術對
曰臣上知天宮中識人閒下知地府上視靈噩風采
如舊識賜名靈素號金門羽客通真達靈元妙先生
賜金牌無時入內五年築真通宮以居之時宮禁多
怪命靈素治之埋鐵簡長九尺于地其怪遂絕因建
寶籙宮太乙西宮建仁濟亭施符水開神霄寶籙壇
詔天下天甯觀改爲神霄玉清萬壽宮無觀者以寺
充仍設長生大帝君青華大帝君像上自稱教主道

君皇帝皆靈素所建也靈素被旨修道書改正諸家
醮儀校讎丹經靈篇刪修注解每遇初七日升座座
下皆宰執百官三衙親王中貴士俗觀者如堵講說
三洞道經京師士民始知奉道矣靈素爲幻不一上
每以聰明神仙呼之御筆賜玉真教主神霄凝神殿
侍宸立兩府班上思明達后欲見之靈素復爲葉靜
能致太真之術上尤異之謂靈素曰朕昔到青華帝
君處獲言改除魔髡何謂也靈素遂縱言佛教害道
今雖不可滅合與改正將佛刹改爲宮觀釋迦改爲

學海類編 卷之六 言述
天尊菩薩改爲大士羅漢改尊者和尙改德士皆留
髮頂冠執簡有旨依奏皇太子上殿爭之令胡僧一
立藏十二人并五臺僧二人道堅等與靈素鬪法僧
不勝情願戴冠執簡太子乞贖僧罪有旨胡僧放道
堅係中國人送開封府刺面決配於開寶寺前令眾
明年京師大旱命靈素祈雨未應蔡京奏其妄上密
召靈素曰朕諸事一聽卿且與祈三日大雨以塞大
臣之謗靈素請急召建昌軍南豐道士王文卿乃神
霄甲子之神兼兩部與之同告上帝文卿既至執簡

敕水果得雨三日上喜賜文卿亦充凝神殿侍宸靈
素眷益隆忽京城傳呂洞賓訪靈素遂捻土燒香氣
直至禁中遣人探問香氣自通真宮來上亟乘小車
到宮見壁間有詩云捻土焚香事有因世閒宜假不
宜真太平無事張天覺四海閒遊呂洞賓京城印行
遶街叫賣太子亦買數本進上大駭堆賞錢千緡開
封府捕之有太學齋僕王青告首是福州士人黃待
聘令青賣送大理寺勘招待聘兄弟及外族爲僧行
不喜改道故云有旨斬馬行街靈素知蔡京鄉人所

學海類編 卷一百一十五
言述
爲上表乞歸本貫詔不允通真有一室靈素入靜之
所常封鎖雖駕來亦不入京遣人廉得有黃羅大帳
金龍朱紅倚卓金龍香爐京具奏請上親往臣當從
駕上幸通真宮引京至開鎖同入無一物粉壁明窓
而已京皇恐待罪宣和元年三月京師大水臨城上
令中貴同靈素登城治水敕之水勢不退回奏臣非
不能治水一者事乃天道二者水自太子而得但令
太子拜之可信也遂遣太子登城賜御香設四拜水
退四丈是夜水退盡京城之民皆仰太子聖德靈素

遂上表乞骸不允秋九月全臺上言靈素妄改

改字疑恐

是議

字 遷都妖惑聖聰改除釋教毀謗大臣靈素卽時

攜衣被行出宮十一月與宮祠溫州居住二年靈素
一日攜所上表見太守閻邱額乞與繳進及與州官
親黨訣別而卒生前自卜墳于城南山戒其隨行弟
子皇城使張如晦可掘穴深五尺見龜蛇便下棺旣
掘不見龜蛇而深不可視葬焉靖康初遣使監溫州
伐墓不知所蹤但見亂石縱橫強進多死遂已此耿
延禧所作靈素傳也靈素本末世不知其全故著之

學海類編 卷之六 言述
不敢增易一字今溫州天慶宮有題銜云太中大夫
冲和殿侍宸金門羽客通真達靈元妙先生在京神
霄玉清萬壽宮管轄提舉通真宮林靈素

世有十榦化五行真氣之說莫究其理洪文敏載鄭景
實卓之語謂取歲首月建之榦所生如甲己丙作首
丙屬火火生土則甲己化土它倣此頗通余記昔年
一術士云遇龍則化龍辰也甲己得戊辰戊屬土故
化土乙庚得庚辰庚屬金故化金丙辛以降皆然其
實一也

祖宗時諸郡皆有都廳至宣和三年懷安軍奏今尚書
省公相廳改作都廳內外都廳竝行禁止欲將本軍
都廳以僉廳爲名從之且命諸路依此此僉廳得名
之始也然今帥府有僉廳又有都廳莫知所始矣

會稽虞少崔

仲琳

送林懿成

季仲

詩云男兒何苦弊羣

書學到根原物物無曾子當年多一唯顏淵終日只
如愚水流萬折心無競月落千山影自孤執手沙頭
休話別與君元不隔江湖閱庚溪詩話喜而錄之
俗閒有擊鼓射字之伎莫知所始蓋全用切韻之法該

以兩詩詩皆七言一篇六句四十二字以代三十六字母而全用五支至十二齊韻取其聲相近便於誦習一篇七句四十九字以該平聲五十七韻而無側聲如一字字母在第三句第四字則鼓節先三後四叶韻亦如之又以一二三四爲平上去入之別亦有不擊鼓而揮扇之類其實一也詩曰西希低之機詩資非卑妻欺癡梯歸披皮肥其辭移題攜持齊時依眉微離爲兒儀伊鋤尼醯鷄篔溪批毗迷此字母也羅家瓜藍斜凌倫思戈交勞皆來論畱連王郎龍南

關盧甘林巒雷聊鄰簾櫳羸婁參辰闌楞根彎離驢寒閒懷橫榮鞋庚光顏此叶韻也又有以詩數十句該果實之名爲酒席之戲者與此略同然不假切韻頗爲簡易至於賣卜者但欲知十榦十二枝則尤不難然多只一擊鼓便能知年月日時八字蓋未擊之先踟躕顧盼舉動語默皆是物也

三司副使曰筵通判曰倅禮有副車倅車左傳孟僖子使泉邱人女助遠氏之筵筵倅皆副貳之稱然他官雖副貳不通用不知其由今三司廢已久筵之名入

無知者獨倖之名猶然樓宣獻序向侍郎子謹集云

擢之戶筵近時文字中所見者此耳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

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謂禮必以忠信為質也余謂

學者始以持敬為本而窮理盡性以終之亦繪事後

素之意

吾不試故藝余妄意夫子天縱之聖藝皆不學而能非

若常人嘗試而為之故其多能皆本於自然而非有

意於多能也古今諸家皆無此說余亦未敢自以為

是

穆天子傳書八駿之名一曰赤驥二曰盜驪三曰白義

四曰逾輪五曰山子六曰渠黃七曰華騮八曰綠耳

王子年拾遺記載穆王馭八龍之駿一名絕地二名

翻羽三名奔霄四名超影五名逾輝六名超光七名

騰霧八名挾翼二說不同

神仙赤松子見於書傳多矣惟淮南子稱赤誦子

嘉眉多士之鄉凡一成之聚必相與合力建夫子廟春

秋釋奠士子私講禮焉名之曰鄉校亦有養士者謂

之小學眉州四縣凡十有三所嘉定府五縣凡十有八所他郡惟遂甯四所普州二所餘未之聞
劉卞功字子民濱州安定人弱不好弄六歲誤觸甕碎家人更譙之神色自若曰俟釘校者來當全之復譙其妄曰人破尙可修矧甕耶語未絕釘校者至相與料理頃之如新自是築環堵於家之後圃不語不出者三十餘年或食或不食徽宗聞其名數敕郡縣津致閒馳近特名之對曰吾有嚴願不出此門上知不可奪賜號高尚先生王子常侍郎衣其外兄也嘗問

以修行之術書云非道亦非律又非虛空禪獨守一畝宅惟耕己心田又云以手捫胷欲心清淨以手上下欲氣升降又云常人以嗜欲殺身以貨財殺子孫以政事殺民以學術殺天下後世吾無是四者豈不快哉靖康之變不知所終

周官王中興之賢君也然考之於詩曰箴曰規曰誨曰刺不一而足第序詩者不能直書其事故後世儒者無敢訾議余觀國語所載如不藉千畝拒虢文公之諫而致姜戎之敗捨括立戲激魯人之變而致諸侯

之不睦及喪師之後復爲料民之舉雖仲山甫之言
且不用焉文武成康之治豈如是哉周之東遷烏得
盡委其責於幽平二王乎其所由來者漸矣史記但
書不藉千畝料民太原二事之目不若國語之詳也
容齋隨筆謂近世所傳雲仙散錄開元天寶遺事老杜
事實皆淺妄絕可笑而頗能疑誤後生然但辨遺事
中數事餘二書無說老杜事實世不多見葛常之韻
語陽秋云老杜詩云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
揚州按遜傳無揚州事而遜集亦無揚州梅花詩但

有早梅詩云兔園標物序驚時最是梅御霜當路發
映雪凝寒開枝橫卻月觀花繞凌風臺應知早飄落
故逐上春來杜公前詩乃逢早梅而作故用何遜事
又意卻月凌風皆揚州臺觀名爾近時有妄人假東
坡名作老杜事實一編無一事有據至謂遜作揚州
法曹廨舍有梅一株吟詠其下豈不誤學者以上皆
葛語若雲仙散錄則余家有之凡三百六十事而援
引書百餘種每一書皆錄一事周而復始如是者三
其閒次序參差者數條而已編集文籍豈能整齊如

此已可一笑序稱天祐元年金城馮贄取九世典籍撮其膏髓別爲一書庶兵火煨燼之後來者不至束手今百書逐無存者則贄可謂前知矣崇文總目成書時距天祐未甚久隋唐以前書籍存者極多贄家之書無一著錄雖有金鑿密記之類一二種而所編三事本書反無之又其造語盡倣世說後閱館本遜集葛所引梅詩尙脫第四聯朝灑長門泣夕駐臨邦杯

胡忠簡之貶李似之侍郎

彌遜

書十事以贈一曰有天

命有君命不擇地而安之二曰唯君子困而不失其所亨三曰名節之士猶未及道更宜進步四曰境界違順當以初心對治五曰子厚居柳築愚溪東坡居惠築鶴觀若將終身焉六曰無我方能作爲大事七曰天將任之必大有摧抑八曰建立功名非知道者不能九曰太剛恐易折須養以渾厚十曰學必明心記問辨說皆餘事

古樂府木蘭詞文字奇古然其閒有云歸來見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勳十二轉賜物百千強可汗問所欲木

蘭不願尚書郎願馳明駝千里足送兒還故鄉按木
蘭詐作男子代父征行逮歸家易服火伴方知其爲
女當其見天子之時尚稱男子而曰送兒歸故鄉何
哉兒者婦人之稱也

熙甯青苗法行計息推賞否則廢黜官吏畏罪希進所
散惟恐不多知祥符縣李敦頤視前政獨貸三之一
宰相怒甚遂通判廣信軍敦頤字子修棣州陽信人
蘇文定公奏疏所言卽此也

太宗嘗謂宰相曰流俗有言人生如病瘡於大寒大暑

中過歲寒暑迭變不覺漸成衰老苟不競爲善事虛
度流年良可惜也李文簡書之長編而宗門武庫載
五祖亦有此語又唐摭言載趙牧對酒詩亦有人生
如瘡在須臾何乃自苦八尺軀之句

中書侍郎舊稱中書今轉爲中書舍人之稱近歲有以
六部侍郎兼中書舍人者遂直呼中書侍郎尤非是
官制前左右丞六部侍郎通謂之丞郎今有稱郎官
寺監丞爲丞郎者矣皆失之不考也若稱中書舍人
爲中舍則容齋已辨之矣

前代東官官於皇太子皆稱臣隋開皇中嘗更其制至
唐而復真廟爲皇太子始辭之

臨漢石經與今文不同者殊多東觀餘論略記之如書
女母翁侮成人今作女母侮老成人保后胥高今作
保后胥戚女永歡憂今作汝誕勸憂女有近則在乃
心今近作戕女比猶念以相從今作汝分猷各翁中
今作各設中爾惠朕曷祇動萬民以遷今作爾謂朕
曷震動天既付命今付作孚曰陳其五行今作汨陳
嚴恭寅畏天命自亮以民祇懼今亮作度以作治懷

保小人惠于矜寡今人作民于作鮮母兄曰今作無
皇曰則兄自敬德今兄作皇且以前人之微言今作
受人之微言是罔顯哉厥世今哉作在文王之鮮光
今作耿光通殷就大命今作達殷集大命論語意與
泉之與今意作抑孝于惟孝今于作乎朝聞道夕死可
也今也字作矣是魯孔丘與曰是知津矣今作是魯
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耷不輟子路以告子撫
然今作耷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撫然置其杖而
耘今置作植其斯已乎今作如斯而已乎譬諸宮牆

今諸作之賈諸賈之哉今賈作沽恨不見其全也

顧命一人冕執銳陸氏釋文銳以稅反今禮部韻尹字

下有銳字注云侍臣所執書一人冕執銳古文尚書

亦作銳不知承誤作銳自何時始也

晁伯字載之昭靈夫人祠詩安用生兒作劉季暮年無

骨葬昭靈陸務觀游黃州詩君看赤壁終陳迹生子

何須似仲謀

自唐以紀年改梁州曰興元府本朝紹興隆興慶元諸

府皆循用故事縣名亦多有之獨嘉州以慶元初嘉

定府越三十年方改元嘉定與諸府不同

韓文公記夢詩百二十刻須臾閒方氏舉正載董彥遠

云世閒只百刻百二十刻以星紀言也朱文公考異

云星紀之說未詳其旨但漢哀帝嘗用夏賀良說刻

漏以百二十為度矣余謂董說固妄夏賀良之說行

之不兩月而改且衰世不典之事韓公必不引用按

古之漏刻晝有朝禺中晡夕夜有甲乙丙丁戊至梁

武帝天監六年始以晝夜百刻布之十二辰每時八

刻仍有餘分故今世歷家百刻舉成數爾實九十六

刻也每時餘分別爲初初正初刻一日合二十有四
每刻居六分刻之一總而計之爲四刻始合百刻之
數刻雖有大小其名則百有二十韓詩恐只取此正
不須求之遠也

熙甯間賜岐王顥嘉王頽玉帶各一二王固辭不聽請

加佩金魚以別嫌詔并以玉魚賜之王仲言

明清揮

塵錄謂玉帶爲朝儀始此其後嘗賜王安石安石以
辭不從不得已受詔次日卽釋去至徽宗朝以賜蔡
京京請佩金魚以自別於諸王從之自是何執中鄭

居中王黼蔡攸童貫皆受賜余按唐永徽二年勅問
府儀同三司及京官文武職事四品五品竝給隨身
魚上元初勅文武官三品以上服金玉帶開元中勅
珠玉錦繡旣令禁斷準式三品以上飾以玉四品以
上飾以金五品以上飾以銀者宜于腰帶及馬鐙酒
杓餘悉禁斷董晉傳謂五品而上金玉帶所以盡飾
以奉上史傳載賜玉帶及臣下私以玉帶相贈遺者
班班可考韓文公詩亦云不知官高卑玉帶懸金魚
則知唐已然矣五代漢隱帝嘗以賞郭威之功旣又

召楊邠輩數人悉賜之然不足稽也楊文公談苑載國朝賜帶之制謂駙馬都尉初遷尚賜白玉帶親王皇族皆許通服雕玉白玉等帶則不始於岐嘉二王審矣玉魚安重榮亦嘗自爲之金王帶以盡始或問陸文安公何不註釋諸經以垂世陸曰六經乃注我者也謂合祭禮學法三篇以上補以玉四品以

州縣治率南向然南面二字人臣不得用也惟山谷送徐隱父宰餘干詩云地方百里身南面豈別有所本歎恨讀書不多不能詳也

章貢志謂漢高帝六年命灌嬰略定江南令天下城縣邑始置雩都縣按高紀六年冬十月但書令天下郡邑城而已餘皆無所見雩都置縣地理志不書歲月考紀及傳灌嬰蹤跡未嘗到江南鑿空著書可付一笑洪駒父豫章職方乘亦謂灌嬰在漢初定江南故祀以爲城隍神今江西郡縣城隍多指爲灌嬰其實非也友人蕭子壽大年考功臣侯表始知其爲陳嬰蓋嬰自定東陽爲將屬楚項梁爲楚柱國四歲項羽死屬漢定豫章浙江封堂邑侯都漸顏師古謂漸水

名在丹陽黝縣南蠻中嬰既定諸地而都之地理志
注黝音伊字本作黝其音同始知定江南者為陳嬰
流俗所傳不為全無所據但誤其姓耳

賓退錄卷第一終

賓退錄卷第二

宋 大梁趙與峕 著

朱文公嘗與客談世俗風水之說因曰冀州好一風水
雲中諸山來龍也岱嶽青龍也華山白虎也嵩山案
也淮南諸山案外山也

曲忠壯在蜀有詩云破碎江山不足論何時重到渭南
村一聲長嘯東風裏多少未歸人斷魂

范冲嘗對高宗云詩人多作明妃曲以失身胡虜為無
窮之恨獨王安石曰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

學海類編
知心然則劉豫之僭非其罪漢恩淺而虜恩深也今
之背君父之恩投拜而爲盜賊者皆合于安石之意
此所謂壞天下人心者也臨江徐思叔得之亦嘗病
荆公此語謂衛律李陵之風乃反其意而爲之遂得
詩名於時其詞云妾生豈願爲胡婦失信甯當累明
主已傷畫史忍欺君莫使君王更欺虜琵琶卻解將
心語一曲才終恨何數朦朧胡霧染宮花淚眼橫波
時自雨專房莫倚黃金賂多少專房棄如土甯從別
去得深嘆一步思君一回顧胡山不隔思歸路只把

琵琶寫辛苦君不見有言不食古高辛生女無嫌嫁

盤瓠

康節邵先生之學受於李挺之而今世少知挺之者晁

以道

說之

嘗爲作傳曰李之才字挺之青社人天聖

八年同進士出身爲人朴直率自信無少矯厲師河
南穆伯長伯長性卞嚴寡合雖挺之亦頻在訶怒中
挺之事先先生益謹嘗與參校柳文者累月卒能受易
時蘇子美亦從伯長學易其專授受者惟挺之伯長
之易受之種徵君明逸種徵君受之希夷先生陳圖

學海類編 卷之二
南其源流爲最遠究觀三才象數變通非若晚出尙
辭以自名者挺之初爲衛州獲嘉縣主簿權共城令
所謂康節先生邵堯夫者時居母憂于蘇門山百源
之上布裘菜食且躬爨以養其父挺之叩門上謁勞
苦之曰好學篤志果何似康節曰簡策迹外未有適
也挺之曰君非迹簡策者其如物理之學何他日則
又曰物理之學學矣不有性命之學乎康節謹再拜
悉受業於書則先視之以陸淳春秋意欲以春秋表
儀五經既可語五經大旨則授易而終焉世所謂康

節先生之易者實受之挺之挺之器大難乎識者棲
遲久不調或惜之則曰宜少貶之榮進友人石曼卿
獨曰時不足以容君君盍不棄之隱去再調孟州司
法參軍時范忠獻公守孟亦莫之知也忠獻初建節
鉞守延安送者不用故事出境外挺之獨別近郊或
病之謝曰故事也居頃之忠獻謫安陸挺之沿檄見
之洛陽前日遠境之客無一人來者忠獻於是乎恨
知挺之之晚友人尹師魯以書薦挺之于葉舍人道
卿因石曼卿致之曰孟州司法參軍李之才年三十

九能爲古文章語直意邃不肆不窘固足以蹈及前輩非洙所敢品目而安於卑位頗無仕進意人罕能知之其才又達世務使少用於世必過人遠甚幸其貧無貲不能決其歸心知之者當共成之曼卿報師魯曰今之業文好古之士至鮮且不張苟遺若人其學益衰矣是師魯當盡心以成之者也延年素不喜屈謁貴仕以挺之書凡四五至道卿之門通焉而後已道卿且樂薦之以是不悔挺之遂得應銓新格有保任五人改大理寺丞爲緱氏令未行會曼卿與龍

圖閣直吳學士遵路調兵河東辟挺之澤州僉署判官於是澤人劉仲更從挺之受歷法世稱劉仲更之歷遠出古今上有楊雄張衡之所未喻者實受之挺之在澤轉殿中丞丁母憂甫除喪暴卒于懷州守舍時友人尹子漸守懷也實慶歷五年二月子漸哭挺之過哀感疾不逾月亦卒挺之葬青社後十有一年一子以疾卒又二十有四年有姪君翁乞康節表其墓曰求於天下得聞道之君子李公以師焉以道此傳頗能道其出處之詳然康節嘗曰今世知道者獨

予及李挺之二人而已則此傳豈足以盡挺之哉
東坡公知揚州夢行山林閒一虎來噬方驚怖有紫衣
道士揮袖障公吐虎使去明日一道士投謁曰夜出
不至驚畏否公咄曰鼠子乃敢爾本欲杖汝脊汝謂
吾不知汝子夜術邪道士惶駭而退林靈素傳中徽
宗神霄夢亦此類新淦祥符觀道士何得一宣和閒
遊京師遇方士陶光國愛其人物秀整語之曰當爲
辦一事始亟歸無幾何徽宗夢人曰天上神仙鄭化
基地下神仙何得一明日命閱祠部帳得諸新淦籍

中化基其帥也遽命召時得一方次郢州守貳禮請
以往既對上大悅賜號冲妙大師主龍德太一宮旋
授丹林郎制曰惟上帝休命誕集朕躬故宏天飛之
舊宮奉真基之列御非得端靖修潔之士孰與致朕
巖恭寅畏之意哉爾植志靡懈飾履有聞嘉其積勤
超進僊秩尙敦而素母終墮哉時六年六月二十五
日也未幾中原亂得一亦歸里坎壤以死得一庸人
無他異僥倖至此光國不知何許人也
孔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喻於義小

學海類編卷之二
人喻於利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君子和而不同
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
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
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君子泰而不驕小
人驕而不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君子求諸己小人
求諸人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
而可小知也君子小人之情狀其判然如此爲士者
當知所擇矣余亦懼爲小人之歸也筆之以自警焉
萬里鑾輿去不還故宮風物尙依然四圍錦繡山河地

一片雲霞洞府天空有遺愁生落日可無佳氣起非
煙古來國破皆如此誰念經營二百年此毛麾過龍
德故宮詩也麾字牧達平陽府人有平水老人詩集
十卷行于虜境權商或攜至中國余偶得一帙可觀
者頗多序稱其父當宋大觀三年上舍登第後中宏
詞科季年嘗任給事中按登科記大觀三年榜中毛
安節者蓋其父然次年詔改宏詞爲詞學兼茂終徽
宗欽宗兩朝取詞科爲郎者皆無毛姓必陷虜後事

集賢殿修撰舊多以館閣久次者爲之有自常僚超授
要仕未至從官者亦除修撰時人遂有冷撰熱撰之
目近世士夫以集英爲熱撰右文秘閣爲冷撰非也
右文卽集賢政和五年改

讀橫渠詩最愛其一篇云學易窮源未到時便將虛寂
眇心思宛如童子攻詞賦用卽無差問不知

胡致堂著讀史管見主於譏議秦檜一開卷可考也如
論耶律德光諭晉祖宜以桑維翰爲相謂維翰雖因
德光而相其意特欲興晉而已固無挾虜以自重劫

主以盜權之意猶足爲賢尤爲深切致堂本文定從
子其生也父母欲不舉文定夫人舉而子之及貴遭
本生之喪士論有非之者故漢宣帝立皇考廟晉出
帝封宋王敬儒兩章專以自解而於漢哀帝謝立定
陶後一節直謂爲人後者不顧私親安而行之猶天
性也吁甚矣首卷論豫讓報仇曰無所爲而爲善雖
大學之道不是過若致堂者其亦有所爲而著書者
歟然其闕確論固不容揜也

近時後進稱前輩之字人多非之余謂不然孔門弟子

皆稱其師曰仲尼則豈不可又有父祖既沒子孫不忍稱其字者亦古之所無北齊王元景兄弟諱其父之字顏之推譏之然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况稱其字乎以情推之亦未爲過古者以王父字爲氏雖只一字似未安也

梁武命袁昂作書評其答啓云奉教遣臣評古今書臣愚短豈敢輒量江海但天旨諉臣斟酌是非謹品字法如前今淳化法帖第五卷智果書此一段謂爲梁武帝評書中興館閣書目亦然誤也其略云王僧虔

書猶如楊州王謝家子弟縱復不端正奕奕皆有一種風氣王子敬書如河朔少年皆充悅舉體沓拖而不可耐羊欣書似婢作夫人不堪位置而舉止羞澀終不似真阮研書如貴胄失品次不復排突英賢王儀同書如晉安帝非不處尊位而都無神明殷均書如高麗人抗浪乃不有意氣而姿顏自足精味徐淮南書如南岡士大夫徒尙風軌然不寒乞陶隱居書如吳興小兒形狀未成長而骨體甚峭快吳拖書如新亭儻父一往似楊州人其語語便態出柳產書如

學海類編
深山道士見人便欲退縮曹喜書如經論道士言不
可絕王右軍書字勢雄強如龍跳天門虎臥鳳閣故
歷代寶之永以爲訓蔡邕書骨氣洞達爽爽如有神
力程曠平書如鴻鵠弄翅頡頏布置初雲之見白日
蕭思話書如舞女低腰仙人嘯樹李鎮東書如芙蓉
之出水文彩如鏤金桓元書如快馬八陳隨人屈曲
豈須文譜范懷約真書有分草書無功故知簡牘非
易皇象書如韻音繞梁孤飛獨舞孔琳之書如散花
空中流徽自得李巖之書如鏤金素月屈玉自照薄

紹之書如龍遊在霄繾綣可愛崔子玉書如危峰阻
日孤松單枝邯鄲淳書應規入矩方圓乃成師宜官
書如鵬翔未息翩翩而自逝梁鵠書如龍威虎震劍
拔弩張張伯英書如武帝愛道憑虛欲仙衛恆書如
插花舞女援鏡笑春索靖書如飄風忽舉鷲鳥乍飛
鍾繇書如雲鶴遊天羣鴻戲海行閒茂密實亦難過
米元章採隋唐至本朝得一十四家續之僧智永書
經氣骨清健大小相雜如十四五貴胄褊性方循繩
墨忽越規矩褚遂良如熟馭戰馬舉動從人而別有

學海類編
一種驕色虞世南如學休糧道士神意雖清而體氣
疲困歐陽詢如新痊病人顏色憔悴舉動辛勤柳公
權如深山道士修養已成神氣清健無一點塵俗顏
真卿如項羽挂甲樊噲排突硬弩欲張鐵柱將立印
然有不可犯之色李邕如乍富小民舉動屈強禮節
生疏徐浩如蘊德之人動容溫厚舉止端正敦尚名
節體氣純白沈傳師如龍遊天表虎踞溪傍神情自
如骨法清虛周越如輕薄少年舞劍氣勢空健而鋒
刃交加錢易如美丈夫肌體充悅神氣清秀蔡襄如

少年女子體態嬌嬈行步緩漫多飾繁華蘇舜欽如
五陵少年訪雲尋雨駿馬青衫醉眠芳草狂歌院落
張友直如宮女插花媚嬌對鑑端正自然別有一種
嬌態唐書王勃傳載開元中張說與徐堅論近世文
章說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之文如良金美玉無
施不可富嘉謨如孤峰絕岸壁立萬仞濃雲鬱興震
雷俱發誠可畏也若施於廊廟駭矣閤朝隱如麗服
靚粧燕趙歌舞觀者忘疲若類之風雅則罪人矣堅
問今世奈何說曰韓休之文如大羹元酒有典則薄

滋味許景先如豐肌膩理雖穠華可愛而乏風骨張
九齡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窘邊幅王翰如瓊杯
玉斝雖爛然可珍而多玷缺堅謂篤論齊道人湯惠
休云謝靈運詩如芙蓉照水顏延年詩如錯綵縷金
梁鍾嶸云范雲詩宛轉清便如流風回雪邱遲詩點
綴映媚如落花在草張芸叟評本朝名公詩梅聖俞
如深山道人草衣木食王公大人見之不覺屈膝石
曼卿如飢鷹乍歸迅逸不可言歐陽永叔如春服乍
成醜酒初熟登山臨水竟日忘歸王介甫如空中之

音相中之色欲有尋繹不可得矣蘇子瞻如武庫乍
開干矛森然見之不覺令人神懣子細檢點不能無
利鈍郭功父如大排筵席二十四味終日捐遜適口
者少劉中叟次莊塵土黃詩序謂樂府自唐以來杜

甫則壯麗結約如龍驤虎伏容止有威李白則飄揚
振激如游雲轉石勢不可遏今主管廣東漕司文字
長樂敖器之陶孫遂盡取魏晉而下詩人演而爲詩

評曰因暇日與弟姪輩評古今諸名人詩魏武帝如
幽燕老將氣韻沈雄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

學海類編
鮑明遠如飢鷹獨出奇矯無前謝康樂如東海揚帆
風日流麗陶彭澤如絳雲在霄舒卷自如王右丞如
秋水芙蓉倚風自笑韋蘇州如園客獨繭暗合音徽
孟浩然如洞庭始波木葉微脫杜牧之如銅丸走坂
駿馬注坡白樂天如山東父老課農桑言言皆實元
微之如李龜年說天寶遺事貌悴而神不傷劉夢得
如鏤冰雕瓊流光自照李太白如劉安鷄犬遺響白
雲覈其歸存恍無定處韓退之如囊沙背水惟韓信
獨能李長吉如武帝食露槃無補多慾孟東野如埋

泉斷劍臥壑寒松張籍如優工行鄉飲醕獻秩如時
有談氣柳子厚如高秋獨眺霽晚孤吹李義山如百
寶流蘇千絲鐵網綺密瓊妍要非適用本朝蘇東坡
如屈注天潢倒連滄海變眩百怪終歸雄澤歐公如
四瑚八璣止可施之宗廟荆公如鄧艾縋兵入蜀要
以嶮絕爲功山谷如陶宏景祇詔入宮析理談元而
松風之夢故在梅聖俞如開河放溜瞬息無聲秦少
游如時女步春終傷婉弱後山如九皋獨唳深林孤
芳冲殺自妍不求識賞韓子蒼如梨園按樂排比得

倫呂居仁如散聖安禪自能奇逸其它作者未易殫陳獨唐杜工部如周公制作後世莫能擬議

沈存中筆談載石曼卿居蔡河下曲鄰有豪家曼卿訪之延曼卿飲羣妓十餘人各執肴果樂器一妓酌酒以進酒罷樂作羣妓執果肴者萃立其前食罷則分列其左右京師人謂之輦槃余按江南李氏宰相孫晟每食不設几案使眾妓各執一器環立而侍號肉臺盤時人多效之事見五代史記死事傳及馬令南唐書義兒傳輦槃蓋始于此

三省密院奏事退覆奏所得旨周文忠書其本末於二老堂雜誌甚詳著其略於此淳熙四年四月甲戌垂拱殿大參使相會覲起居退肩輿歸第直省官賈光祖散祇候李處和使臣唐章騎從已而參政龔茂良奏事畢馳馬入堂遂踵相躡街司促光祖輩避道光祖輩出語不遜光祖處和實隸籍三省密院茂良大不能平明日奏其事上諭覲致謝又明日覲以光祖處和申省施行上謂茂良先權衡替二人然後施行茂良遽下臨安府杖罷丁丑土批問茂良昨已面諭

學海類編 卷之二
何遽也自是茂良待罪求去不絕五月甲子戶部郎
謝開之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六月丁丑茂良除資
政學士知鎮江府是日開之對壬午再對癸未茂良
落職放罷於是覲之媼家韓彥古獻議三省密院舊
奏事退徑批聖旨非是乞朝退一一覆奏禁中詳觀
乃付出專爲此也上大以爲然自是每事於奏日後
用黃紙貼云得旨云云朝退封入改則改留則留遂
以爲常是月末蜀人張唐卿欲用淮南舊賞改官趙
雄力主之都承旨王抃執不可雄乃請改次等合入

官既覆奏止令循兩資明日上諭三省云若非覆奏
幾誤推賞此可爲萬世法雖有強臣跋扈不能易也
七月癸丑開之又論茂良遂謫散官英州安置國初
自范質進擬已更舊制至是復創覆奏云開之名下
一字曰然上一字犯御嫌名故書其字

靖州圖經載其俗居喪不食酒肉鹽酪而以魚爲蔬今
湖北多然謂之魚菜不特靖也老杜白小詩云白小
羣分命天然二寸魚細微霑水族風俗當園蔬正指
此蓋老杜嘗往來荆楚而此詩則嘉興魯氏定爲夔

門所作夔亦與湖北相鄰故也注杜詩者皆不及此
韻語陽秋云言白小與菜無異豈復有厚味哉非其
指矣

唐僖宗乾符二年禮部侍郎崔沆下進士三十人鄭合
敬第一摭言載其宿平康里詩云春來無處不聞行
楚閨相看別有情好是五更殘酒醒時時聞喚狀頭
聲注云楚娘閨娘妓之尤者韻語陽秋謂爲鄭谷所
作誤矣

臨安有鬻紙者澤以漿粉之屬使之瑩滑謂之蠲紙蠲

猶潔也詩吉蠲爲饎周禮宮人除其不蠲名取諸此
又記五代何澤傳載民苦於兵往往因親疾以割股
或旣喪而廬墓以規免州縣賦役戶部歲給蠲符不
可勝數而課州縣出紙號蠲紙蠲紙之名適同非此
之謂也

唐明宗時加秦王從榮天下兵馬大元帥有司言元帥
或統諸道或專一面自前世無天下大元帥之名其
禮無所考按余按唐至德初以廣平王爲天下兵馬
元帥天復三年三月以輝王祚爲諸道元帥其年十

學海類編
二月敕國史所書元帥之任竝以天下爲名乃自近年改爲諸道宜卻復爲天下兵馬元帥至德距長興尚遠若人復則耳目相接而有司皆不之知何其陋邪元帥之名肇見於左氏晉謀元帥是也然是時所謂元帥者中軍之將爾未以官名也至隋始有行軍元帥唐初有左右元帥太原道行軍元帥西討元帥自此寢多然天下兵馬元帥則始于廣平大元帥則始于從榮唐末嘗以天下兵馬元帥授朱全忠僞吳以天下兵馬大元帥授李昇梁末帝以天下兵馬都

元帥授錢鏐晉高祖以天下兵馬都元帥授錢元瓘出帝以東南面兵馬都元帥授錢宏佐周又以天下兵馬都元帥授錢俶國初改爲天下兵馬大元帥古今當其任者蓋寥寥可數而我高宗皇帝遂自此應中天之運初元帥皆親王爲之廷臣副貳而已惟哥舒翰郭子儀李光弼房琯皆嘗真除錢氏繼之全忠自置昇僞命不足道也

岑彭引兵從光武破天水與吳漢圍隗囂於西城時公孫述將李育將兵救囂守上邽帝畱蓋延耿弇圖之

而車駕東歸敕彭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
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世言得隴望蜀本此
又司馬懿爲曹操主簿從討張魯言於操曰劉備以
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
今若曜威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必瓦解因此之
勢易爲功力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失時操曰人苦無
足既得隴右復欲得蜀言竟不從蓋用前語也

晉明帝問王導晉所以得天下導陳司馬懿創業之始
及司馬昭弑高貴鄉公事明帝以面覆牀曰若如公

言晉祚復安得長遠殊不思牛繼馬後晉已絕矣

古今詠史之作多矣以經子被之聲詩者蓋鮮張橫渠
始爲解詩十三章葛覃曰葛蔓青長谷鳥遷女功興
念憶歸安不將貴盛驕門族容使親心得盡歡卷耳
曰閨闈誠難與國防默嗟徒御困高岡觥罍欲解庸
瘖恨采耳元因備酒漿洪忠宣著春秋記詠三十卷
凡六百餘篇石碣大義滅親曰惡吁及厚篤忠純大
義無私遂滅親後代姦邪殘骨肉屢援斯語陷良臣
鄭人來渝平曰鄭人來魯請渝平姑欲修和不結盟

使宛歸祊平可驗二家何誤作墮成張無垢亦有論
語絕句百篇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
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曰既是文章可得聞不應此
外尚云云如何夫子言天道肯把文章兩處分顏子
簞瓢曰貧卽無聊富卽驕回心獨爾樂簞瓢箇中得
趣無人會惆悵遺風久寂寥近歲嘗見紀孟十詩題
張孝祥作于湖集中無之必依託者如爭地爭城立
霸基焉能一統混華夷力期行政須求艾深欲爲王
愧折枝緣木求魚何及計爲叢毆雀失深思是宜孟

氏諄諄誨不嗜殺人能一之異端邪說日交馳聖哲
攻之心費辭深詆竝耕排許子極言二本闢夷之復
明陳仲廉無取力斥楊朱義不爲寄語外人非好辨
欲令大道日星垂又黃次伋者不知何人賦評孟十
九篇極詆孟子且及子思漫紀一二首篇傳道八句
云此道曾參得最真寥寥千載付何人所傳伋也亦
無母誰覺軻乎唱不臣忠孝缺來今已久中庸到此
盍惟新願言爲子爲臣者勿據悠悠紙上塵文王之
囿方七十里一絕云庇民德莫大文王西伯都來百

里強園囿盤遊方七十斯民何處事耕桑虻蚋撼大
樹可笑不自量也若康節先生觀易觀書觀詩觀春
秋四吟則盡掩眾作一物其來有一身一身還有一
乾坤能知萬物備於我肯把三才別立根天向一中
分體用人于心上起經綸天人焉有兩般事道不虛
行只在人吁嗟四代帝王權盡入區區一舊編或讓
或爭三萬里相因相革二千年唐虞事業誰能繼湯
武功夫世莫傳時既不同人又易仲尼惡得不漕然
愛君難得似當時曲盡人情莫若詩無雅豈明王教

化有風方識國興衰知音未若吳公子潤色曾經魯
仲尼三百五篇天下事後人誰敢更譏非堂堂王室
寄空名天下無時不戰爭滅國伐人惟恐後尋盟報
怨未嘗甯晉齊命令炎如火文武鉉基冷似冰唯有
感麟心一片萬年千載若丹青

賓退錄卷第二

賓退錄卷第三

宋 大梁趙與峕著

晉簡文母鄭太后諱阿春晉人避其諱皆以春秋為陽
秋后傳孝武下詔依陽秋故事上尊號孝武母李太
后傳何澄等議服制曰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是也若
褚裒傳桓彝日之曰有皮裏陽秋荀奕傳張闔孔愉
難奔駁陳畱王出城大謂宋不城周陽秋所譏則皆
事在鄭后之前晉之史官追改以避之耳故孫盛輩
著書曰晉陽秋近世葛常之侍郎立方作詩話極其

該洽顧名之曰韻語陽秋以今人而爲晉諱不深考也晉世后諱多矣獨避鄭諱爲不可曉然盛又有魏氏春秋習鑿齒亦著漢晉春秋司馬彪作九州春秋則當時亦不盡避史官亦不能盡改蓋晉史凡十八家而唐人修書又出於二十一人之手豈無同異耶世俗稱列寺卿曰大卿諸監曰大監所以別於少卿監自國初以寺監寄祿之時已然相承甚久然前代但有大鴻臚大司農大匠而已大卿大監之名殊不與元魏雖有大宗正卿大司農卿隋亦有新都大監然

皆不足證也獨晉人謂著作郎爲大著作職官志亦然今稱著作郎曰大著作猶有據依

元昊寇邊韓忠獻駐兵延安夜有人攜匕首至臥內遂褰帷韓起坐問誰何曰某來殺諫議誰遣汝來曰張相公蓋張元也韓復就枕曰汝攜我首去曰某不忍願得諫議金帶足矣取帶而出明日不復治其事俄守陴卒報城櫓上得金帶乃納之明受之變張忠獻自平江起義勤王行次嘉禾一夕坐至夜分警備嚴甚忽有刺客至前出腰閒文書乃苗劉使來賊公者

賞格甚盛時左右睡已熟張遽問爾欲何爲對曰某河北人粗知逆順豈肯爲賊用况侍郎精忠大節感通神明某又安忍致害邪特見備禦未至恐後復有來者故相報耳張下執其手問其姓名曰某粗讀書若言姓名是徼後利願有母在河北今徑歸矣拂衣而去趨捷若神翼日張取獄死囚斬以徇曰此刺客也私識其人終身物色竟不遇二事頗相似但受帶一節韓不及張而前之刺客亦不可以望後者也漢梁王使人刺爰盎刺者至關中問盎稱之皆不容口

迺見盎曰臣受梁王金刺君君長者不忍刺然後刺者十餘曹備之又與張事相類然爰卒不免而張竟無他張公忠臣爰非眞長者天理爲不誣矣韓事見王彥輔塵史張事具行狀

光逸爲門亭長迎新令至京師胡母輔之輩語令家望見形奇之李矩爲吏送故縣令於長安梁王彤以爲牙門以是知吏從迎送之儀晉已然矣宋書庾登之傳載其餘豫章太守自臨川便道之官亦云儀迓光赫又謝方明白晉陵太守爲南郡相晉陵亦有送故

主簿隨在西蕭梁時諸鎮皆有迎主簿

今人以月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不食肉謂之十齋釋氏之教也余按唐會要武德二年正月二十四日詔自今已後每年正月九月及每月十齋日竝不得行刑所在公私宜斷屠釣永爲常式乾元元年四月二十二日敕每月十齋日及忌日竝不得採捕屠宰仍永爲式其來尚矣九國志亦載南唐大臣多蔬食月爲十齋今斷獄律疏議列此十日謂之十直

日

白樂天於潯陽舟中見商婦賦琵琶行其中有云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是時此商畱家潯陽而遠取茶於浮梁始知潯陽之茶唐未有也今其行幾徧天下而浮梁所產反不著時代推移而土地所生亦復變遷如此

晉書王育仕劉淵爲太傅韋忠仕劉聰爲鎮西大將軍劉敏元仕劉曜爲中書侍郎三人者皆嘗委質於晉矣而皆謂之忠義王宏桎梏罪人以泥墨塗面置深

學海類編
坑中餓不與食太康中檢察士庶使車服異制宏緣
此復遣吏科檢婦人袒服至褻發於路顧謂之良吏
王渾妻鍾氏嘗夫婦共坐其子濟趨庭而過渾欣然
曰生子如此足慰人心鍾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
生子故不翅如此參軍者渾弟淪也顧謂之烈女真
可發一笑

邵康節洛陽春八絕其一云四方景好無如洛一歲花
奇莫若春景好花奇精妙處又能分付與閒人先鑑
堂朝野遺事載呂吉甫在趙韓王南園京師句人曰

風乞兒者持大扇造呂求詩呂卽書扇上無人肯作
知非乞沒藥堪醫最是風求乞害風都占斷筭來世
上少如公呂詩雖戲謔然句體絕與邵詩相類

呂居仁舍人嘗與汪聖錫尙書論竝拜兩相獨曾文昭
草文肅制爲得右相詞命之體乾道閒虞忠肅拜右
揆汪適當制遂祖其意而爲之余按曾制云左右置
相以總吾喉舌之司東西分臺以幹我鈞衡之任居
中如鼎足之時承上若台符之聯相須而成闕一不
可迺登次輔以告大廷汪制云朕洪惟國朝之制竝

建宰輔之司應變守文咸底於道獻可替否各單厥心矧予繼承惟日兢惕懋乃后德交修繫賴於同寅揚于王庭孚號式新於眾聽其登次相以叶舊章似微不及也初韓忠彥拜左僕射蔡京當制欲刺探徽宗之意徐奏請曰制詞合作專任一相或作分任兩相之意徽宗曰專任一相翼日京出宣言曰子宣不復相矣已而復召肇草制拜布右僕射肇之詞蓋有爲云

李昊仕於蜀王衍之亡爲草降表及孟昶降又草焉蜀

人夜表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當時傳以爲笑余記晉謝澹少歷顯位桓元之篡以澹兼太尉與王謐俱齋冊到姑孰元熙中爲光祿大夫復兼太保持節奉冊禪宋正堪作對

漢昭帝察霍光之忠知燕王上書之詐後世稱其明順帝時張逵輩譖梁商謀廢立帝知其妄收逵等殺之與昭帝相類洪文敏謂順帝復以政付梁冀其明非昭帝比故不爲人所稱前燕慕容暉初立慕容根譖慕容恪慕容評將謀爲亂暉曰二公國之親穆先帝

所託終應無此未必非太師將爲亂也收根等斬之
可與昭順竝稱考三君之年昭帝十四順帝二十五
而暉方十一尤不可及然其末年恪旣死母后亂朝
評以黷貨干政不能容慕容垂之勲德遂爲苻秦所
滅與早歲殊不相似又非順帝比也

東蜀楊天惠譔彰明縣附子記云縣州故廣漢地領縣
八惟彰明出附子彰明領鄉二十惟赤水廉水會昌
昌明宜附子總四鄉之地爲田五百二十頃有奇然
杭稻之田五菽粟之田三而附子之田止居其二焉

合四鄉之產得附子一十六萬斤已上然赤水爲多
廉水次之而會昌昌明所出微甚凡上農夫歲以善
田代處前期輒空田一再耕之蒔薺麥若巢糜其中
比苗稍壯并根葉耨覆土下復耕如初乃布種每畝
用牛十耦用糞五十斛七寸爲壟五寸爲符終畝爲
符二十爲壟千二百壟從符衡深亦如之又以其餘
爲溝爲涂春陽墳盈丁壯畢出疏整符壟以需風雨
風雨時過輒振拂而駢持之旣又挽草爲援以御烜
日其用上力比它田十倍然其歲獲亦倍稱或過之

學海類編 卷之二
凡四鄉度用種千斛以上種出龍安及龍州齊歸木
門青堦小平者良其播種以冬盡十一月止採擷以
秋盡九月止其莖類野艾而澤其葉類地麻而厚其
花紫葉黃莖長苞而圓蓋其實之美惡視功之勤窳
以故富室之人常美貧者雖接軫或不盡然又七月
有採者謂之早水拳縮而小蓋附子之未成者然此
物畏惡猥多不能常熟或種美而苗不茂或苗秀而
實不充或已釀而腐或已暴而攣若有物焉陰爲之
故園人將採常禱於神或目爲藥妖云其釀法用醯

害安密室淹覆彌月乃發以時暴涼久乃乾定方出
釀時其大有如拳者已定輒不盈握故及兩者極難
得蓋附子之品有七實本同而未異其種之化者爲
烏頭附烏頭而傍生者爲附子又左右附而偶生者
爲鬲子又附而長者爲天雄又附而尖者爲天佳又
附而上出者爲側子又附而散生者爲漏藍皆脈絡
連貫如子附母而附子以貴故獨專附名自餘不得
與焉凡種一而子六七以上則其實皆小種一而子
二三則其實稍大種一而子特生則其實特大此其

學海類編
凡也附子之形以蹲坐正節角小爲上有節多鼠乳者次之形不正而傷缺風皺者爲下附子之色以花白爲上鐵色次之青綠爲下天雄烏頭天佳以豐實過握爲勝而漏藍側子園人以乞棄役夫不足數也大率蜀人餌附子者少惟陝輔閩浙宜之陝輔之賈纔市其下者閩浙之賈纔市其中者其上品則皆士大夫求之蓋貴人金多喜奇故非得大者不厭然土人有知藥者云小者固難用要之半兩以上皆良不必及兩乃可此言近之按草經及注載附子出犍爲

山谷及江左山南嵩齊魯閒以今考之皆無有誤矣又云春採爲烏頭冬採爲附子大謬又云附子八角者良其角爲側子愈大謬與余所聞絕異豈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者類耶以上皆楊說古涪志旣刪取其略著於篇然又云天雄與附子類同而種殊附子種近漏藍天雄種如香附子凡種必取土爲槽作傾邪之勢下廣而上狹寘種其閒其生也與附子絕不類雖物性使然亦人力有以使之此又楊說所未及也審如志言則附子與天雄非一本矣楊說失之本

草圖經與此小異廣雅云奚毒附子也一歲為莢與
 同子二歲為烏喙三歲為附子四歲為烏頭五歲為
 天雄蓋亦不然鬲子天佳漏藍三物本草皆不著張
 華博物志又云烏頭天雄附子一物春秋冬夏採各
 異也
 左氏傳內蛇與外蛇鬪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
 公入漢太始四年趙有蛇從郭外入邑與邑中蛇羣
 鬪孝文廟下邑中蛇死六年而武帝崩異哉然趙敬
 肅王彭祖薨於次年亦其應也

玉壺清話真宗問近臣唐酒價幾何丁晉公奏曰每升
 三十引杜甫詩曰速須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
 錢子嘗因是戲考前代酒價多無傳焉惟漢昭帝罷
 榷酤之時賣酒升四錢明著於史劉貢父云所以限
 民不得厚射利是以典論謂孝靈末百司酒酒酒千
 文一斗曹子建樂府歸來宴平樂美酒斗十千此三
 國之時也然唐詩人率用此語如李白金樽清酒斗
 十千王維新豐美酒斗十千白樂天共把十千酌八
 斗又輒美仇家酒十千方得斗又十千一斗猶縣飲

何况官供不著錢崔輔國與酤一斗酒恰用十千錢
郎士元六言絕句十千提攜一斗遠送瀟湘故人皆
不與杜詩合或謂詩人之言不皆如詩史之可信然
樂天詩最號紀實者豈酒有美惡價不同歟抑何其
遼絕耶穆宗朝王仲舒爲江西觀察使時穀數斛易
斗酒尤可怪楊凝詩湘陰直與地陰連此日相逢憶
醉年美酒非如平樂貴十升不用一千錢嶺表錄異
云廣州人多好酒生酒行兩面羅列皆是女人招呼
鄙夫先令嘗酒盎上白瓷甌謂之馘一馘三文不持

一錢來去嘗酒致醉者當壚嫗但笑弄而已嶺表錄
異唐之書也今必不然馘字不見於字書說文云甌
甌謂之瓠瓠盈之切疑是馘字傳寫之誤或南方俗
字自有馘字亦不可知若梁元帝長歌行當壚擅旨
酒一卮堪十千謂之堪則非真十千也

諺謂物多爲無萬數漢書成帝紀詔

漢成帝詔言昌陵作治五年客土疏惡終不可成服虔
注曰取他處土以增高爲客土乃知客土二字其來
甚古唐書方技杜牛傳亦有客土無氣之語蓋以近

世云

唐太宗時米斗三錢後世以爲美談梁天監四年米斛亦三千錢唐元和六年天下米斗有直二錢者人罕稱道然皆不若漢宣帝元康間嘗穀石五錢矣此古今所無也東魏元象興和中穀九錢可以爲次矣

漢世大率錢重前所書酒升四錢穀石五錢槩以推已元康神爵之間金城湟中穀斛亦不過八錢惟元帝永光二年歲比不登京師穀石二百餘邊郡四百關東五百時四方饑饉朝廷以爲憂而其先初元二年

齊地饑穀石財三百餘民已多餓死者矣王莽時黃金一斤直錢萬朱提善銀八兩直一千五百八十它銀八兩直一千而已高帝賀呂公給曰賀錢萬呂公大驚起迎之門顏師古謂以其錢多故特禮之若今世十千何足驚也元帝臨獸圈猛獸驚出馮貴人前當之帝雖嘉美其義僅賜錢五萬惠帝元年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以免死罪應劭謂一級直錢二千凡爲六萬武帝天漢大始閒募死罪入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雖數逾惠帝時八倍然後世正使匱乏極亦

學海類編 卷之三十一
何肯出此令可見當時錢之艱得也至成帝鴻嘉中
買爵之賈殺而爲千錢矣西都制祿以穀奉錢皆無
所考僅可知者丞相大司馬大將軍月六萬御史大
夫月四萬光祿大夫月萬二千司隸校尉月數千諫
大夫月九千二百秩百石月六百待詔公車月二百
四十其薄至此貢禹遷光祿大夫猶謂家日益富後
漢之制凡受俸者皆半錢半穀延平中定制中二千
石俸錢月九千不若今世初品官之俸也洪文惠隸
釋云漢刻載修廟及表墓人所貢有出錢百者熹平

四年濟陰太守張寵以二千祠堯碑遂夸而書之貢
禹被徵賣田百畝以供車馬以今江淞田賈會之不
減二三千緡車馬之費當不至是則當時田賈亦非
今比西都外戚之盛萌芽於元帝之時王嘉謂是時
貲千萬者尙少他復何言崔烈入錢五百萬得爲司
徒五百萬五千緡也以今助邊之數校之但可得校
副尉耳併發觀者一笑

漢長安有四尉晉洛陽有六尉隋改縣尉爲縣正又爲
書佐新唐書百官志注云唐武德元年改書佐曰縣

尉尋改曰正畿縣上縣正皆四人七年改縣正復曰尉然唐六典載萬年長安河南洛陽奉先太原管陽七縣尉各六人京兆河南太原諸畿縣及諸州上縣尉各二人而已新舊唐書皆從之新書自與注文矛盾不能定于一也按李太白作溧陽瀨水貞義女碑云縣尉廣平宋涉丹陽李濟南朝陳然清河張昭皆有卿才霸略同事相協又虞城縣令李公去思頌碑亦云縣尉李向趙濟盧榮等同德比義好謀而成以此三碑推之則上縣不止兩尉明矣本朝雖赤縣無

三尉者蓋前代無巡檢今劇縣巡檢至四五人小縣亦一二人尉雖少未害也

熙甯中華山圮雨木冰已而韓魏公薨王荆公挽詞云木稼曾聞達官怕山頽果見哲人萎西清詩話謂用孔子及唐甯王事甯王事新書無之見於劉耀遠舊史傳中開元二十九年冬京城寒甚凝霜封樹學者以爲春秋雨木冰卽此是亦名樹介言其象介冑也憲見而嘆曰此俗所謂樹稼者也諺曰樹稼達官怕必有大臣當之吾其死矣十一月薨按漢天文志亦

日今之長老名木冰爲木介介者甲甲兵象也余謂
稼字義不可通特介聲之訛耳劉向日冰者陰之盛
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象也此人將有害則陰氣脅
木未雨而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達官怕之諺本此
顏師古注劉向傳謂今俗呼爲閉樹齊民要術黍稷
篇又謂之諫樹云

故人楊晉翁

天桂

嘗語予昔爲瀧水令初謁郡時盛暑

德慶林守

會

衣紗公服出延客謂遐陬僻郡敢於縱

肆其野如此後閱初寮外制集有朝散郎劉繹朝見

著紗公服特降一官蓋政和閒又江鄰幾

休復嘉祐

雜誌云一朝士五月起居衣緋紗公服爲臺司所糾

三司使包拯亦衣紗公服閣門使易之且詰有何條

例答云不見舊例只見至尊御此耳始知何代無之

然包公未必爾也

唐慎微蜀州晉原人世爲醫深於經方一時知名元祐
閒師李端伯招之居成都嘗著經史證類備急本草
三十二卷盛行於世而艾晟序其書謂慎微不知何
許人故爲表出蜀今爲崇慶府

世俗謂自辨解曰分疏顏師古注爰盜傳不以親爲解
曰解者若今言分疏又北齊書祖珽傳高元海奏珽
不合作領軍并與廣甯王交結珽亦見帝令引入珽
自分疏則北朝暨唐已有是言矣

英宗於仁宗爲從子宣仁后於光獻爲甥自幼同鞠禁
中會溫成有寵英宗遂還宮邸宣仁亦歸其家泊溫
成薨仁宗竟無子一日謂光獻曰吾夫婦老無子舊
養十三滔滔各已長立朕爲十三后爲滔滔主婚使
相娶嫁十三英宗行第滔滔宣仁小字也時宮中謂

天子娶婦皇后嫁女事具邵伯溫聞見錄與昔按漢
成帝欲與近臣游宴張安世元孫放以公主子且開
敏得幸放取皇后弟許嘉女上爲放供張賜甲第充
以乘輿服飾亦號爲天子取婦皇后嫁女又唐中宗
時蕭至忠以女妻韋后舅崔從禮子帝主蕭后主崔
時謂天子嫁女皇后娶婦此皆非可與聖世同年而
語也姑記其語之適同而已

王孝先會諡文正王子明旦諡文貞避仁廟嫌諱亦稱
文正後來稱孝先者多稱其封國以爲別子明封魏

國人罕稱也韓參政億諡忠憲韓魏公諡忠獻字雖

王不同音則莫辨此四臣者皆名臣也至於趙閱道諡

清獻而趙正夫挺諡清憲則幾於玳瑁亂美玉矣

絲竹筦絃漢張禹傳語王右軍蘭亭序承用之四字實

二物耳

今職制令諸縣有繁簡難易監司察令之能否隨宜對

換仍不理遣闕按薛宣為左馮翊頻陽縣比當上郡

西河為數郡湊多盜賊其令平陵薛恭本縣孝者功

次稍遷未嘗治民職不辨而粟邑縣小郡在山中民

謹樸易治令鉅鹿尹賞久郡用事吏為樓煩長舉茂

才遷在粟宣即以令奏賞與恭換縣二人視事數月

而兩縣皆治則漢已著此令矣近世監司未嘗行也

吾夫子論君子小人之情狀與昔既書之以自警然邵

康節先生諸詩尤能推廣聖人之意不暇悉載特取

其尤深切著明者一篇以諗觀者處身吟云君子處

身甯人負己己無負人小人處事甯己負人無人負

己持此詩以觀人君子小人如辨白黑所惡於上毋

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

惡於後母以從前所惡於右母以交於左所惡於左
母以交於右此君子絜矩之道小人何足以知之子
貢謂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無加
諸人足矣人之加諸我者安能絕之夫子曰賜也非
爾所及也蓋未然其言耳康節又有詩云人如負我
我何預我若孤人人有詞孟子亦謂自反而仁矣自
反而有禮矣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此亦妄人
也已又何難焉學者當知此意

九江琵琶亭壁閒題詠甚多嘉泰初撤而新之俱不復

存時族父石埭府君承德化被郡檄督工獨取成都

郭宗丞

明復

一詩刻之石真絕唱也其詩云香山居

士頭欲白秋風吹作湓城客眼看世事管虛空雲夢
胷中無一物舉觴獨醉天爲家詩成萬象遭梳爬不
等時人皆欲殺夜深江上聽琵琶賈胡老婦兒女語
淚濕青衫如著雨此公豈作少年夢與世浮沈聊爾
汝我來後公三百年潯陽至今無管絃長安不見遺
音寂依舊匡廬翠掃天夏文莊嘗有寄題琵琶亭一
絕云流光過眼如車轂薄宦拘人甚馬銜若遇琵琶

學海類編
應大笑何須泣淚滿青衫近時陳益之待制謙又賦
續琵琶行有云青衫夜半何曾著引興參差雜椒糝
亦皆有新意倦遊雜錄載史沆嘗題詩亭上坐上騷
人雖有淚江邊寡婦不難欺若使王涯聞此曲織羅
應過賞花詩沆早登進士第坐事遷謫而死生平好
持人短長世以凶人目之故雖古人亦妄肆詆訾云
近歲金虜爲韃靼所攻自燕犇汴有南遷錄一編盛行
於時其實僞也卷首題通直郎秘書省著作郎騎都
尉賜緋張師顏編虜之官制其於士民須知獨無通

直一階其僞一也虜之世宗以孫原王璟爲嗣儲父
曰允恭璟立追尊允恭爲顯宗錄乃謂璟爲允植之
子其僞二也虜之君臣皆以小字行然各自有名粘
罕名宗維兀朮名宗弼錄乃稱忠獻王罕忠烈王朮
其僞三也虜事中國不能詳然灼知其僞者已如此
而士大夫多信之

賓退卷第三終

賓退錄卷第四

宋 大梁趙與峕 著

班孟堅作楊雄傳獨載所為文歷官行事顧列於贊中
 它傳皆不然韓退之作劉統軍碑惟書門人故吏之
 言而世系事實悉具於銘詞正用此體近世惟胡忠
 簡作趙龍學子瀟墓銘亦然誌特書世系葬日而已
 龔遂自渤海徵至京師議曹王生從遂將入宮王生從
 後呼止遂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
 陳對宜曰皆聖王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至前上果

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說其有讓笑曰君安
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
教戒臣也王生必素知遂不能爲此言然後教之宣
帝必素知遂非長者然後疑之然遂始能受王生之
言而又終以實對是亦長者也已

西漢兩萬石君石奮及四子俱二千石景帝號奮曰萬
石君馮揚宣帝時爲宏農太守有八子皆二千石趙
魏閒榮之亦號曰萬石君又嚴延年兄弟五人俱二
千石東海號其母曰萬石嚴嫗東漢有萬石秦氏唐

有萬石張家

慶歷閒廣西戮歐希範及其黨凡二日剖五十有六腹
宜州推官吳簡皆視詳之爲圖以傳于世王莽誅翟
義之黨使太醫尙方與巧屠共剗剝之量度五藏以
竹筵導其脈知所終始云可以治病然其說今不傳
廣陵所刻夢溪筆談第十八卷積鬻之術注中又倍下
長得十六當作二十四併入上長得四十六當作二
十六士夫知筭術者少故莫辨其誤漫記之

宋明帝名彧而其子後廢帝名昱元魏獻文名宏而其

子存文名宏皆聲絕相近似當避也周厲王名胡其
七世孫僖王名胡齊尤可怪周人以諱事神而猶有
此何歟

容齋續筆云白樂天詩鞦韆呼教住骰盤喝遣輸長驅
波卷白連擲采成盧注云骰盤卷白波莫走鞦韆馬皆
當時酒令予按皇甫松所著醉鄉日月三卷載骰子
令云聚十隻骰子齊擲自出手六人依采飲焉堂印
本采人勸合席碧油勸擲外三人骰子聚於一處謂
之酒星依采聚散骰子令中改易不過三章次改鞦

馬令不過一章又有旗幡令閃壓令拋打令令人不
復曉其法矣唯優伶家猶用手打令以爲戲云以上
皆洪說余謂酒令蓋始於投壺之禮雖其制皆不同
而勝飲不勝者則一後漢賈逵亦嘗作酒令唐世最
盛樂天詩如籌插紅螺碗觥飛白玉卮打嫌調笑易
飲訝卷波遲碧籌攢米碗紅袖拂骰盤之句不一不
特如洪所云也本朝歐陽文忠公作九射格獨不別
勝負飲酒者皆出於適然其說九射之格其物九爲
一大侯而寓以八侯熊當中虎居上鹿居下鷓雉猿

居右鴈兔魚居左而物各有籌射中其物則視籌所
在而飲之射者所以爲羣居之樂也而古之君子以
爭九射之格以爲酒禍起於爭爭而爲歡不若不爭
而樂也故無勝負無賞罰中者不爲功則無好勝之
矜不中者無所罰則無不能之誚探籌而飲飲非觥
也無所恥故射而自中者有不得免飲而屢及者亦
不得辭所以息爭也終日爲樂而不恥不爭君子之
樂也探籌之法一物必爲三籌蓋射賓之數多少不
常故多爲之籌以備也凡今賓主之數九人則人探

其一八人則置其熊籌不及八人而又少則人探其
一而置其餘籌可也益之以籌而人探其一或二皆
可也惟主人臨時之約然皆置其熊籌中則在席皆
飲若一物而再中則視執籌者飲量之多少而飲器
之大小亦惟主人之命若兩籌而一物者亦然凡射
者一周既飲醕則斂籌而復探之籌新而屢變失中
而無情或適當之或幸而免此所以歡然爲樂而不
厭也周文忠謂醉翁亭記云射者中弈者勝觥籌交
錯恐或謂此古靈陳述古亦嘗作酒令每用紙帖子

其一書司舉其二書祕閣其三書隱君子其餘書士
令在座默探之得司舉則司貢舉得祕閣則助司舉
搜尋隱君子進於朝搜不得則司舉并祕閣自受罰
酒後復增置新格聘使館主各一員若搜出隱君子
則此二人伴飲二人直候隱君子出卽時自陳不待
尋問隱君子未出之前卽不得先言違此二條各倍
罰酒注云聘使蓋賞其能聘賢之義館主兼取其館
伴之義唐有昭文館學士時人號爲館主又云祕閣
雖同搜訪隱君子或司舉不用其言亦不得爭權或

偶失之卽不得以司舉不用己言而辭同罰也然則
倍罰司舉祕閣旣探得卽各明言之不待人發問如
違先罰一觴司舉祕閣止得三搜客滿二十人則五
搜餘人探得帖子并默然若妄宣傳罰巨觴別行令
古靈集載潘家山同章衡飲次行令探得隱君子爲
章衡搜出賦詩云吾聞隱君子大隱塵市間道義充
諸中測度非在顏堯帝神且智知人亦孔艱勉哉二
祕閣賢行如高山近歲廬陵李寶之如圭作漢法酒
云漢法酒立官十曰丞相曰御史大夫曰列卿曰京

兆尹曰丞相司直曰司隸校尉曰侍中曰中書令曰
酒泉太守曰協律都尉拜司隸校尉者持節職舉劾
劾及中書令酒泉太守者令太守以佞幸滙淫卽得
罪劾及侍中則司隸去節劾及京兆尹則上愛其才
事畱中不下皆別舉劾劾丞相司直則司直亦劾之
劾列卿則列卿自訟廷辯之罪其不直者其劾丞相
御史大夫者亦聽須先謁而後劾丞相御史亦得罪
丞相得罪則中書令酒泉太守皆望風自劾御史得
罪則惟酒泉太守自司劾隸以不畏彊禦後若有罪

以贖論若泛劾而及丞相御史者罪司隸劾及京兆
尹者事雖畱中酒泉太守亦自劬劬及中書令者侍
中自劬諸劬自劬得罪者皆降平原督郵協律都尉
歌以餞之劬及協律者下之蠶室弦歌詩爲新聲而
求幸又書其後云右酒令也戲用漢制爲之集者止
九人則缺京兆尹八人則缺侍中七人則御史大夫
行丞相事六人則缺司直當飲者皆卽飲之或未舉
飲者亦可計集者之數以爲除官之數每當飲者予
一筭除官旣周視其筭以爲飲齊三筭者卽飲之二

筭者與其筭等者決之一筭則留以須後律令載所
不及者比附從事云今館閣有小酒令一卷慶歷中
縣江趙景撰飲戲助歡三卷元豐中安陽竇譚撰酒
令在焉玉籤詩一卷皇朝知黔南縣黃鑄撰以詩百
首爲籤使探得者隨文勸酒鑄字德器柳州人鈞鼈
圖一卷不知作者刻木爲鼈魚之屬沈水中釣之以
行勸罰凡四十類各有一詩又有採殊局以此類序
稱撰人爲王公不知其名凡三十餘類亦各有一詩
又有捉臥甕人格皇朝李庭中撰以畢卓嵇康劉伶

阮孚山簡阮籍儀狄顏回屈原陶潛孔融陶侃張翰
李白白樂天爲目蓋與陳李之格大同小異特各更
其名耳投壺經唐上官儀嘗奉敕刪定史元道續注
蓋采周騶郝同梁簡文數家之書爲之司馬文正公
更以新格舊書爲之盡廢晁子止侍郎公武郡齋讀
書志又有木射圖一卷云唐陸秉撰爲十五筭以代
侯擊地球以觸之筭飾以朱墨字以貴賤之朱者仁
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墨者慢傲佞貪濫仁者勝濫
者負而行賞罰焉疑亦此具也梁王魏帝金谷蘭亭

又皆於遊燕之際以賦詩作賦不成者罰酒高續古
似孫緯略已詳此不重出

秦檜之當國決意講和虜俄背盟秦不知所措張巨山
嶮為司勳郎為代作自解之奏略曰伊尹告成湯德
無常師主善為師臣前贊議和今請伐虜是皆主善
為師如其不濟則陳力就列不能者止當遵孔聖之
訓秦大喜擢巨山為右史而不知所引皆誤也時祕
書省寓法慧寺或大書于門云周任為孔聖太甲作
成湯秦大怒疑出於館職相繼斥去然史記殷本紀

載伊尹作咸有一德於成湯之時則司馬子長已誤
矣蔡邕引致遠恐泥新唐書傳引以能問於不能皆
以為孔子之言亦非

漢杜延年為御史大夫居父官府不敢當舊位坐臥皆
易其處元魏任城王澄之子順除吏部尚書兼右僕
射上省登階向榻見榻甚故問都令史答曰此榻曾
經先王坐順即哽塞涕泗交流久而不能言遂令換
之唐薛元超為中書舍人省中有盤石其祖道衡為
隋內史侍郎時嘗據以草制元超每見輒泣然流涕

裴諤五世爲河南諤視事未嘗敢當正處居世官者當如此矣

晉琅邪王澄有高名少所推服每聞衛玠言輒歎息絕倒時人語曰衛玠談道平子絕倒今流俗謂大笑爲絕倒非也

先鑑堂朝野遺事云王文正公會相真宗呂許公夷簡爲參知政事仁宗朝呂爲首相王再入議論多不合王求去甚力一日上畱許公問所以處士公者呂皇恐不敢當上再三問之曰王某先朝舊臣當得使相

或洛或許惟聖裁再問其次曰無已則大資政或青

或鄆上首肯呂甚喜出省與宋宣獻綬分路忘相揖

晚報鎖學士院諸子問皆不答夜深獨語晦叔曰次

輔均勞矣明日盛服入朝則兩麻也呂判許州王知

鄆州仁宗聖斷如此又孔毅父平仲談苑云張鄧公

呂許公同作宰相一日退朝仁宗獨畱呂公問曰張

士遜久在政府欲與一差遣出去呂公曰士遜出入

兩朝亦頗宣力仁宗曰恩命如何呂公曰與除靜江

軍節度使檢校太傅知許州仁宗曰不虧他否呂公

曰聖恩優厚呂公既退張呂親姻也私焉曰主上獨
畱公必是士遜別有差遣因祈以恩命呂沈吟久之
曰使弼使弼張亦欣然慰望是日張公打屏閣子內
物色過半矣既夕鎖院明日早張公令院子盡般閣
子內物色歸家矣更不趨待漏院只就審官東院待
漏既入朝張公惟祇候宣麻呂公惟準擬押麻耳忽
有堂吏報呂公云相公知許州呂公大驚於是張公
押麻乃呂公除靜江軍節度使檢校太傅知許州也
與昔按呂夷簡張士遜同相在天聖明道閒章獻后

上僊仁宗始親政與夷簡謀樞密使張耆副使夏竦
范雍趙稹參知政事陳堯佐晏殊皆章獻所任用悉
罷之退告郭皇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耶但多機
巧善應變耳由是并罷夷簡爲武勝軍節度使同平
章事判練州及宣制夷簡大駭不知其故素厚內侍
閻文應使爲中訶久之乃知事由皇后其後再相贊
成廢后之議實原於此談苑所載皆不合且節度使
檢校太傅而不加平章亦非使弼文德殿宣布惟參
政一員押麻餘宰執皆不往宰相亦不當押麻其書

疑近世不知典故所爲必非孔氏本真至景祐四年四月夷簡自昭文相罷爲檢校太師同平章事鎮安軍節度使判許州王曾自集賢相罷爲尚書左僕射資政殿大學士判鄆州當以遺事爲正初命曾知青州旣入謝求改鄆州又僕射典州不當云知遂貼麻改命綬時參知政事亦同罷云第曾初拜相夷簡執政皆在乾興元年七月時仁宗已踐阼真宗末年曾參知政事夷簡知開封府而已遺事謂曾相真宗夷簡參知政事亦誤也

沈存中筆談云潁昌陽翟縣有一杜生者不知其名邑人但謂之杜五郎所居去縣三十餘里惟有屋兩間其一閒自居一閒其子居之室前有空地丈餘卽是籬門杜生不出籬門凡三十年矣黎陽尉孫軫曾往訪之見其人頗蕭灑自言邨民無所能何爲見訪孫問其不出門之因笑曰以告者過也指門外一桑曰十五年前亦曾到此桑下納涼何謂不出門也但無用於時無求於人偶自不出耳何足尙哉問其所以爲生曰昔時居邑之南有田五十畝與兄同耕後兄

之子娶婦度所耕不足以贍乃以田與兄攜妻至此
偶有鄉人借此屋遂居之惟與人擇日又賣藥以
具饘粥亦有時不繼後子能耕鄉人見憐與田三十
畝令子耕之尚有餘力又爲人傭耕自此食足鄉人
貧以醫自給者甚多不當更兼其利自爾擇日賣藥
一切不爲又問常日何所爲曰端坐耳無可爲也問
頗觀書否曰二十年前亦曾觀書問觀何書曰曾有
人惠一書冊無題號其開多說淨名經亦不知淨名
經何書也當時極愛其議論今亦忘之并書亦不知

所在久矣氣韻閒曠言詞精簡有道之士也盛寒但
布袍草履室中朽然一榻而已問其子何如曰邨童
也然質性甚淳厚未嘗妄言未嘗嬉遊惟買鹽酪則
一至邑中可數其行跡以待其歸徑往徑還未嘗傍
遊一步也蔡條鐵圍山叢談云靖康末有避亂於順
昌山中者深入得茅舍主人風裁甚整卽之語士君
子也怪而問曰諸君何事挈孥能至是耶因語之故
主人曰亂何自而起乎眾爭爲言主人嗟惻久之曰
我父迺仁廟朝人也自嘉祐末卜居於此因不復出

以我所聞但知有熙甯紀年亦不知于今幾何年矣
洪文敏夷堅志有云陳元忠少魏漳州龍溪人客居
南海嘗赴省試過南安會日暮趨城尙遠投宿野人
家茅茨數椽竹樹茂密可愛主翁雖麻衫草履而舉
止談對宛若士人几案閒有文籍散亂視之皆經子
也陳叩之曰翁訓子讀書乎曰種園爲生耳亦入城
市乎曰十五年不出矣問藏書何用曰偶有之因雜
以它語少焉暴風雨作其二子荷蓑負鋤歸大兒可
十八九小兒十四五倚鋤前揖人物可觀絕不類農

家子翁進豆羹享客不復共談遲明陳別去至城以
事畱一日偶適市見翁倉惶而行陳追詰之翁云十
五年不入城何爲到此曰吾有急事不容不出問其
故不肯言固問之乃大兒於關外粥果失稅爲關吏
所拘陳爲謁監征至則已捕送郡翁與小兒偕詣庭
下長子當杖翁懇白郡守曰某老鈍無能全藉其子
贍給若渠不勝杖則翼日乏食矣願以身代之小兒
曰大人豈可受杖某願代兄兄又以罪在己甘心焉
三人爭不決小兒來父耳旁語若將有所請翁叱之

兒必欲前郡守頗疑之呼問所以對曰大人元係帶
職正郎宣和閒累典州郡翁急拽其衣使退曰兒狂
妄言守詢詰救在否兒曰見作一束寘甕中埋於山
下守立遣吏隨兒發收果得之卽延翁上坐謝而釋
其子次日枉駕訪之室已虛矣三事略相似世之慕
紛華汨利祿事表暴者聞其風泚其顙矣杜生真有
道之士南安翁棄官而晦其迹亦人所難能順昌山
中主人避世者耳南安翁大兒不能保身幾禍其父
其亦有愧於杜生之子矣

顏之推家訓云昔侯霸之子孫稱其祖父曰家公陳思
王稱其父曰家父母爲家母潘尼稱其祖曰家祖古
人之所行今人之所笑也今南北風俗言其祖及二
親無云家者田里猥人方有此言之推北齊人逮今
幾七百年稱家祖者復紛紛皆是名家望族亦所不
免家父之稱俗輩多有之但家公家母之稱名少耳
山簡謂年幾三十不爲家公所知蓋指其父非祖也
吳曾能改齋漫錄云仁宗嘗御便殿有二近侍爭辯聲
聞御前仁宗召問之曰甲言貴賤在命乙言貴賤由

學海類編
卷之
言述
至尊帝默然即以二小金合各書數字藏於中曰先到者保奏給事有勞推恩封祕甚嚴先命乙攜一往內東門司約及半道命甲攜一繼往無何內東門司保奏甲推恩仁宗怪問之乃是乙至半道足跌傷甚莫能行甲遂先到與旨按唐張鷟朝野僉載魏徵爲僕射有二典事之長參時徵方寢二人窗下平章一人曰我等官職總由此老翁一人曰總由天上徵聞之遂作一書遺曰此老翁者送至侍郎處云與此人一員好官其人不知出門心痛憑由天者送書明日

引注由老翁者被放由天上者得畱徵怪而問焉且以實對乃嘆曰官職祿科由天者蓋不虛也二事蓋只一事曾傳聞之誤耳聖君賢相一嘖一笑猶當愛之豈肯激於一夫之言而輕用慶賞鄭公之事已不足信而我仁宗皇帝豈爲是哉

開禧丙寅眉州重修圖經號江鄉志末卷雜記門云佛日大師宗杲每住名山七月遇蘇文忠忌日必集其徒修供以薦嘗謂張子韶侍郎曰老僧東坡後身張曰師筆端有大辨才非老先生而何鄉僧可昇在徑

山爲侍郎者親聞此語今按杲年譜蓋生於元祐四年己巳而東坡卒於建中靖國元年辛巳此時杲已十三歲矣杲生平尊敬東坡忌日修供或有之必無後身之說可昇之妄也

封國公者先小國次國後大國已至大國者許於本等內改封國朝之制也洪忠宣以子貴追封鄒徙封衛乾道三年十二月改封魏矣至七年四月又再封魏其誥前銜稱贈太師追封魏國公餘如故范文穆行詞略云魏大名也其命維新或謂旣不改封他國

何必命詞給告他人未見有重複如此者然余讀許

崧老

翰

外制有大禮封贈曾祖追封楊楚國公贈太

師者逸其姓名注云元贈太師追封楊楚今再封制略曰封兼楊楚位極公師雖寵數不可以復加而申命用昭其無斃則知已有前比矣

後漢陳寵傳云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爲正夏以爲春又隋書牛宏傳云今十一月不以黃鍾爲宮十三月不以太簇爲宮便是春木不王夏土不相則知正月亦可稱十三月魯氏

自備但記陳寵一事云
今世男子初入學多用五歲或七歲蓋俗有男忌雙女
忌隻之說以至笄冠亦然按北齊書李渾弟繪傳繪
年六歲便自願入學家人以偶年俗忌約而弗許伺
其伯姊筆牘之間而輒竊用未幾遂通急就篇內外
異之則其來久矣

陶穀五代亂紀載黃巢遁免後祝髮爲浮屠有詩云三
十年前草上飛鐵衣著盡著僧衣天津橋上無人問
獨倚危欄看落暉近世王仲言亦信之筆于揮塵錄

殊不知此乃以元微之智度師詩竄易磔裂合二爲
一元集可攷也其一云四十年前馬上飛功名藏盡
擁禪衣石榴園下擒生處獨自閒行獨自歸其二云
三陷思明三突圍鐵衣拋盡納禪衣天津橋上無人
問閒凭欄干望落暉

齊己折楊柳詞穠低似中陶潛酒輒極如傷宋玉風以
中酒之中爲去聲於義爲長徐邈中聖人三國志旣
無音未可懸斷爲平聲也

母持布鼓過雷門漢王尊語師古注謂雷門會稽城門

也有大鼓越擊此鼓聲聞洛陽故尊引之也布鼓謂以布爲鼓故無聲曾文清詩敗鼓無聲強自撾不堪持過阿香家似用王語點化而誤以雷門爲雷霆之雷洪文敏續筆謂城門名用一字者爲雅馴歷舉左氏公羊諸書所載亦獨遺此

鮑明遠行路難首云奉君金卮之美酒瑋瑁玉匣之瑤琴七綵芙蓉之羽帳九華蒲萄之錦衾黃魯直送王郎酌君以蒲城桑落之酒泛君以湘纍秋菊之英贈君以黟川點漆之墨送君以陽關墮淚之聲正用其

體

漢儋耳郡本朱崖之地唐爲儋州本朝爲昌化軍中國極南之地也山海經儋耳之國在大荒北任姓禹號子食穀北海之渚中郭景純注云其人耳大下儋垂在肩上朱崖儋耳鏤畫其耳亦以放之也呂氏春秋審分覽任數篇亦曰東至開梧南撫多顛西服壽靡北懷儋耳高誘注云北極之國又恃君覽云鴈門之北鷹隼所鷙須窺之國饕餮窮奇之地叔逆之所儋耳之居多無君注云北方狄無君者也則是極北別

有一儻耳朱崖之名蓋晚出云

古今論天體者言人人殊然天主乎動地主乎靜未有謂地動者也惟考靈曜曰地有四遊冬至地上北而西三萬里夏至地下南而東三萬里春秋二分其中矣地恆動不止譬如人在舟而坐舟行而人不覺其說獨異

陸放翁入蜀記載其入沌後見舟人焚香祈神云告紅頭須小使頭長年三老莫令錯呼錯喚問何謂長年三老云梢工是也長讀如長幼之長乃知老杜長年

三老長歌裏白晝攤錢高浪中之語蓋如此因問何謂攤錢云博也按梁冀能意錢之戲注云卽攤錢也則攤錢之爲博亦信矣予以世人讀杜詩者多以長字爲平聲故載陸語

賓退錄卷第四終

賓退錄卷第五

宋 大梁趙與峕 著

列仙傳琴高趙人也以鼓琴爲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術浮遊冀州涿郡閒二百餘年後辭入涿水中取龍子弟子潔齊候於水傍且設祠屋果乘赤鯉出祠中畱一月餘復入水去今甯國府涇縣東北二十里有琴溪溪之側石臺高一丈曰琴高臺俗傳琴高隱所有廟存焉溪中別有一種小魚他處所無俗謂琴高投藥滓所化號琴高魚歲三月數十萬一日來集漁

者網取漬以鹽而曝之州縣須索無厭以爲苞苴土
宜其來久矣舊亦入貢乾道閒始罷前輩多形之賦
詠梅聖俞王禹玉歐陽文忠公皆有和梅公儀摯琴
高魚詩聖俞詩云大魚人騎上天去畱得小鱗來按
觴吾物吾鄉不須念大官常膳有肥羊禹玉詩云三
月江南花亂開青溪曲曲水如苔琴高一去無蹤跡
枉是漁人尙見猜文忠詩云琴高一去不復見神仙
雖有亦何爲溪鱗佳味自可愛何必虛名務好奇聖
俞又有宣州雜詩二十首其一云古有琴高者騎魚

上碧天小鱗隨水至三月滿江邊少婦自撈漉遠人
無棄捐憑書不道薄賣取青銅錢聖俞宣人也汪彥
章嘗賦長篇百川萃南州水族何磊砢其閒琴高魚
初未到楚些豈堪陪薨鮮裁用當殺果土人私自珍
千里事封裹遂令四方傳噉嚼亦云頗俗云琴高生
控鯨宛溪左靈蹤散如烟遺鬣尙餘顆向來騎鯨人
逸駕嘗慕我不應當時遊反用此么麼得非效齊諧
怪者記之過彭越小如錢蹤迹由漢禍越書載王餘
變化更微瑣因知天地閒人莫窮物夥區區於其中

臆決蓋不可僞真吾何知且用慰頤朶故山谷送舅
氏野夫之宣城詩有云藉甚宣城郡風流數貢毛霜
林收鴨脚春網薦琴高蜀人任淵註此詩不知宣城
土地所宜但引列仙傳事直云琴高鯉魚也誤矣公
儀詩恨未見汪詩不載集中

吳虎臣會漫錄云婺州下俚有俗字如以養爲矮養爲
齋訟牒文案亦然范文穆桂海虞衡志云邊遠俗陋
牒訴券約專土俗書桂林諸邑皆然今姑記臨桂數
字雖甚鄙野而偏傍亦有依附養音矮不長也閩音

穩坐於門中穩也歪音穩大坐亦穩也什音孀小兒
也丕音勒人瘦弱也歪音終人亡絕也秀音臘不能
舉足也妖音大大女卽姊也岳音礪山石之巖窟也
門音櫃門橫關也他不能悉記嶺外代答於此外又
記五字余音酋言人在水上也夾音魅言沒入水下
也呶和馘切言隱身忽出以驚人之聲也邳音鬚言
多髭也砒東敢切以石擊水之聲也余按魏書江式
傳延昌三年上表論字體不正略曰皇魏承百王之
季紹五運之緒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謬錯隸體

失真俗學鄙習復加虛巧談辯之士又以意說炫惑於時難以釐改乃曰追來為歸巧言為辯小兒為說神蟲為蠶如斯甚眾又顏氏家訓載北朝喪亂之餘書迹鄙陋加以專輒造字乃以百念為憂言及為變不用為罷追來為歸更生為蘇先人為老如此非一徧滿經傳乃知俗字何代無之車同軌書同文豈易能哉與昔昔年侍先人官贛之石城俗字如此者尤多今不能記憶唐君臣正論載武后改易新字如以山水土為地千千萬萬為年永主久王為證長正主

為聖一忠為臣一生為人一人大吉為君然嘗考之但堊季思在四字合證作鑿聖作鑿君作罔皆與正論所言不同今大理國文書至廣右者猶書國作囡亦武后所改又吳主孫休名字四子嘗創羣音灣茵音迄冀音航昇音磴鉅音荅昱音舉越音襄熒音擁八字南漢劉巖自制龔音儼字為名蓋取飛龍在天之意云

論語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古注曰此詩小雅也祇適也言此

行誠不足以致富適足以爲異耳取此詩之異義以非之正義曰取此詩之異義以非人之惑也范氏謂人之不成德不以富亦祇以行異於野人而已侯氏謂若其誠不富祇以取異耳伊川謂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此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也楊文靖尹和靖朱文公皆從之南軒謂言其誠實之不富祇以自取異云耳與肯按我行其野之詩誠作成取義與此不類不當遷就以求合此孟子所謂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者也嘗

聞平庵趙先生云此特因子張之問而答之學者之學聖人蓋不止此富者道盛德至善之謂常人不能主忠信不能徙義愛之者未免欲其生惡之者未免欲其死若能反之誠未可謂之至善但亦足以異於常人而已此說最明白

唐張鷟自號浮休子張芸叟蓋襲其名

南唐保大中賜進士譚紫霄號金門羽客事見廬山記
祐陵賜林靈素號用此故事

彭器資洪忠宣皆號鄱陽集王岐公張彥正皆號華陽

學海類編
集楊文公胡文定皆號武夷集魏仲先李漢老皆號
草堂集謝無逸俞退翁傅子駿皆曰溪堂蘇子美張
會川張徽皆曰滄浪李師中石守道皆曰徂徠晏元
獻王荆公皆曰臨川它如錢文僖有伊川集邵康節
有伊川擊壤集而程子又號伊川朱文公編二程文
題河南程氏文集而尹師魯先有河南集又呂居仁
舍人詩曰東萊先生詩集而從孫太史成公學者亦
尊之曰東萊先生其著述尤多凡此數者驟見其名
未免疑混要皆不若漢魏以來諸文人但標姓名曰

某人某人集之爲明白洞達也

漢書楊雄傳云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韓文公題張十
六所居詩云端來問奇字爲我講聲形然傳但云學
作奇字不言問奇字後來相承而用蓋又以韓詩爲
本傳又云家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
酒肴從遊學與前學作奇字凡隔數十字了不相涉
而近世文人多云載酒問字載酒問奇字之類不知
何所本也藝文志云蕭何草律太史試學童能諷書
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

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
篆蟲書師古曰古文謂孔子壁中書奇字則古文而
異者也許叔重說文解字云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
豐等校文書之部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
也二曰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也與顏注合其後晉衛
巨山四體書勢元魏江式論書表皆同然則奇字者
與科斗文字略相似而異于小篆六書之一體耳今
人才見書籍中難字便謂之奇字非也容齋三筆摘
周禮中字如擗磬飄蠶之類凡數十爲一則題曰周

禮奇字且云前賢以爲此書出於劉歆歆嘗從楊子
雲學作奇字故用以入經蓋亦失於詳考學奇字者
歆之子棻亦非歆也

王荆公一日訪蔣山元禪師坐閒談論品藻古今元曰
相公口氣逼人恐著述搜索勞役心氣不正何不坐
禪體此大事又一日謂元曰坐禪實不虧人余數年
欲作胡笳十八拍不成夜坐閒已就元大笑事見宗
門武庫

元魏青州刺史公孫邃卒官高祖在鄴宮爲之舉哀青

州佐吏疑爲所服詔主簿近代相承服斬過葬便除
可如故事自餘無服大成寥落可準諸境內之民爲
齊衰三月則知境內之民舊爲刺史制服矣近世所
無也然河中蒲坂人石文德自祖父苗以來凡刺史
守令卒官者皆制服送之朝廷遂標榜門閭史官復
列之節義傳夸而書之審如邃傳所言則文德之事
不足爲異矣此又何耶

啓顏錄載元魏太府少卿孫紹對靈太后臣年雖老臣
卿乃少於是拜正卿按魏書亦書此事然紹自太府

少卿遷右將軍太中大夫非正卿也孝莊建義初復
除衛尉少卿將軍如故永安中方拜太府卿

權利所在小人之所必爭故雖父子之親有不恤也晉
會稽王道子得政之久末年有疾加以昏醉其子元
顯知朝望去之謀奪其權諷天子解道子楊州刺史
及司徒而道子不之覺元顯遂自爲楊州刺史旣而
道子酒醒方知去職於是大怒而無如之何其後又
加元顯錄尚書事先是謝安薨後道子已錄尚書至
是更爲長夜之飲政無大小一委元顯時謂道子爲

東錄元顯爲西錄西府車騎填湊東第門下可設雀
羅矣蔡京蔡攸父子俱貴權勢日相軋輕薄者互煽
搖以立門戶由是父子遂爲仇敵攸別賜第嘗詣京
京方與客語使避之而呼攸入甫就席遂起握父手
爲切脈狀曰大人脈勢舒緩體中得無有疾乎京曰
無之攸曰禁中適有公事不得畱遂去客竊窺得其
事以問京京曰君不解此此輩欲以吾疾罷我也居
數日京果致仕又以季弟條鍾愛于京數白徽宗請
殺之徽宗曰太師老矣不許但削條官而已此四臣

者卒皆貽家國之禍善乎康節先生之言曰人之所
謂親莫如父子也人之所謂疏莫如路人也利害在
心則父子過路人遠矣父子之道天性也利害猶或
奪之况非天性者乎夫利害之移人如是如是之深
也可不慎乎路人之相逢則過之固無相害之心焉
無利害在前故也有利害在前則路人與父子又奚
擇焉路人之能相交以義又何况父子之親乎夫義
者讓之本也利者爭之端也讓則有仁爭則有害仁
與害何相去之遠也堯舜亦人也桀紂亦人也人與

人同而仁與害異爾仁因義而起害因利而生利不以義則臣弑其君者有焉子弑其父者有焉豈若路人之相逢一目而交袂於中遠者哉

歐陽文忠公著五代史記梁太祖本紀初稱溫賜名後稱全忠封王後稱王至卽位始稱皇帝徐無黨注曰始而稱名旣而稱爵旣而稱帝漸也爵至王而後稱著其逼也未帝而下訖于漢周諸帝紀皆然而新唐書本紀高祖之生卽稱高祖太宗方四歲已書太宗二書出一手而書法不同如此未詳其旨宜黃李子

經郭作緯文瑣語亦云唐五代史書皆公手所修然義例絕有不同者一人之作不應相去如此之遠議者謂唐書蓋不盡出公意

前車之覆後車之戒也元魏道武以服寒食散發動喜怒乖常遂來弑逆其子元明可以已矣而又服此藥不堪萬機旋致夭折穆宗因擊毬暴得疾浸淫以至於崩其子敬宗亦可以已矣而聽政未逾月已連日爲此戲自此馳逐不已宦者怨懼不三年而身罹不測之禍所謂下愚不移者歟

俗說愚人以八百錢買匹絹持以染緋工費凡千二百而僅有錢四百於是併舉此絹足其數以償染工艾子云人有徒行將自呂梁託舟趨彭門者持五十錢造舟師師曰凡無齎而獨載者人百錢汝尙少半吾不汝載也人曰姑收其半當爲挽綽至彭門以折其半又夷堅戊志載汪仲嘉大猷自言其族人之僕出幹抵暮赳赳呻吟而來問何爲曰恰在市橋上有保正引繩縛二十人過亦執我入其中我號呼不伏則以錢五千置我肩上曰以是倩汝替我喫縣棒我度

不可免又念經年傭直不曾頓得五千錢不可失此遂免從之到鄆縣與同縛者皆決杖乃得脫汪曰所得錢何在曰以謝公吏及杖直之屬僅能給用向使無此將更受楚毒豈能使出哉汪笑曰憨畜產可謂癡人僕猶慍曰官人是何言同行二十人豈皆癡耶竟不悟前二事蓋寓言以資笑謔而後一事乃真有之

吳虎臣辨唐異聞集所載開元中道者呂翁經邯鄲道上邸舍中以囊中枕借盧生睡事謂此呂翁非洞賓

學海類編
也蓋洞賓自序以爲呂渭之孫渭仕德宗朝今云開元中則呂翁非洞賓無可疑者而或者又以爲開元恐是開成字亦非也開成雖文宗時然洞賓此時未可稱翁本朝國史稱關中逸人呂洞賓年百餘歲而狀貌如嬰兒世傳有劍術時至陳搏室若以國史證之止云百餘歲則非開元人明矣雅言系述有呂洞賓傳云關右人咸通中舉進士不第值巢賊爲梗攜家隱居終南學老子法以此知洞賓乃唐末人此皆吳說蕭東夫呂公洞詩云復此經過三十年唯應巖

石故依然城南老樹朽爲土簷外稚松青拂天枕上功名初擾擾指端變化又元元刀圭乞與起衰病稽首秋空一劍仙第五句誤用呂翁事又唐逸史虞卿兩縣連接有呂生者居二邑閒爲童兒時畏聞食氣惟食黃精日覺輕健耐風寒見文字及人語率不忘母及諸妹每勸其食不從後以豬脂置酒中強使飲生方固拒已噓吸其氣忽一黃金人長二寸許自口出卽仆臥困憊移時方起先是生年近六十鬢髮如漆至是皓首恨惋垂泣再拜別母去之茅山不知所

終此又一人也何神仙多呂氏乎

俗謂婚姻之家曰親家唐人已有此語見蕭嵩傳又有以親字爲去聲者亦有所據盧綸作王駙馬花燭詩有人主人臣是親家之句

山海經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氏注云天帝之二女而處江爲神卽列仙傳江妃二女也離騷九歌所謂湘夫人稱帝子者是也而河圖玉版曰湘夫人者帝堯女也秦始皇浮江至湘山逢大風而問博士湘君何神博士曰聞之堯二女舜妃也死而葬此列女

傳曰二女死於江湘之間俗謂爲湘君鄭司農亦以舜妃爲湘君說者皆以舜陟方而死二妃從之俱溺死於湘江遂號爲湘夫人案九歌湘君湘夫人自是二神江湘之有夫人猶河洛之有慮妃也此之靈與天地竝矣安得謂之堯女且旣謂之堯女安得復摠云湘君哉何以考之禮記曰舜葬蒼梧二妃不從明二妃生不從征死不從葬義可知矣卽令從之二女靈達鑑通無方向能以鳥工龍裳救井廩之難豈當不能自免於風波而有雙淪之患乎假復如此傳曰

生爲上公死爲貴神禮五岳比三公四瀆比諸侯今
湘川不及四瀆無秩於命祀而二女帝者之后配靈
神祇無緣當復下降小水而爲夫人也參伍其義義
既混錯錯綜其理理無可據斯不然矣原其致謬之
由由乎俱以帝女爲名名實相亂莫矯其失習非勝
是終古不悟可悲矣其說最近理而古今傳楚詞者
未嘗及之書于此以祛千載之惑張華博物誌多出
於山海經然末卷載湘夫人事亦誤以爲堯女也
戰國策舊傳高誘注殘缺疏略殊不足觀姚令威寬補

注亦未周盡獨縉雲鮑氏彪校注爲優雖閒有小疵
多不害大體惟東西二周一節極其舛謬深誤學者
反不若二氏之說是然高氏但云東周成周今洛陽
西周王城今河南其說甚略姚氏特作世系譜似稍
詳矣而亦未備其指鞏爲東周則又未免小誤今世
學者但知鎬京之爲西周東遷之爲東周而已若敬
王之遷成周固已漫漶至於兩周公之東西周則自
非熟於考古者蓋茫不知其所以也此鮑氏之誤所
以不得不辨余故博採載籍究極本末而論焉周之

學海類編 卷之五 詩述
先后稷始封于郃不窋自竄於戎狄公劉徙居於豳
至於太王徙居岐周文王降崇乃作豐邑自岐而徙
都焉武王之時復營鎬京而居之詩書稱宗周者指
鎬京也迄東遷之前無所遷徙然武成云王來自商
至于豐召誥序云成王在豐周官序云還歸在豐左
傳亦曰康有豐宮之朝則雖改邑于鎬而豐宮元不
廢蓋豐在京兆鄠縣鎬在長安縣西北十八里相距
纔二十五里往來不爲勞也武王克商之後嘗曰我
南望二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粵瞻伊洛毋遠天室

營周居於洛邑蓋洛邑居土地之中宜作天邑武王
既得天下有都洛之意矣而未暇及也先於其地遷
九鼎焉武王崩周公相成王成武王之志營以爲都
是爲王城其地實郊廓亦名河南洛誥所謂我乃卜
澗水東澶水西惟洛食者也洛陽者周公營下都以
遷殷頑民是爲成周其地又在王城之東洛誥所謂
我又卜澶水東亦惟洛食者也洛誥序云周公往營
成周則成周乃東都總名河南成周之王城也洛陽
成周之下都也王城非天子時會諸侯則虛之下都

則保釐大臣所居治事之地周人朝夕受事習見既久遂獨指以爲成周矣按洛誥王祀於新邑召誥王來紹上帝自服於土中則成王固嘗居之然卒駕而西也宣王中興嘗一會諸侯于東都下至幽王爲犬戎所滅宗周迫近戎狄平王之立不得已而東遷都于王城始奠居焉自是始有東西周之名謂之東者以別於鎬京之爲西耳河南洛陽未分畫也王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後九十餘年考王弑兄而自立懼弟揭之議己遂以王城封

之以續周公之官職是爲西周桓公此時未有東周公而稱西周者後人推本而言之也桓公傳威公威公傳惠公考王十五年西周惠公封其少子班於鞏以奉王是爲東周惠公

父子同證

而西周惠公長子自爲

西周武公自是周公之國始分東西成周爲東周王城復爲西周矣蓋自河南桓公續周公之職而秉政三世益專所以別封少子使奉王者殆欲獨擅河南之地不復奉王且王城成周皆爲東西周君所有天子直寄焉耳東周者指周王所居之洛陽也鞏班之

采邑也世本曰東周惠公名班居洛陽是班秉政於洛陽而采邑則在鞏前漢地理志曰鞏東周所居姚令威用其說非也赧王時東西周分治王復徙都西周至五十九年秦昭王使將軍摎攻西周西周君犇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秦受其獻歸其君於周蓋權移於下其極乃至於盡獻其邑於它人亦不出於天子之命矣是年赧王卒其國先絕西周武公亦卒秦遷西周公於鞏狐實武公之子公子咎者而東周惠公之後亦尚能一傳後七歲秦莊襄王盡滅

東西周周始不祀大略如此戰國策之西周卽揭之西周戰國策之東周卽班之東周西周建國在東周之前而舊書躋東周於西周之上爲失其次鮑氏正之是矣但其說曰西周正統也不可以後於東周其注韓使人讓周則曰此時周之命已不行於諸侯矣其注周君謀主也則曰猶爲天子故它如此類不一又盡以西周之策分繫之安赧二王蓋直以西周爲天子而不知實桓威諸公之事也余嘗反覆考之東西二周之策皆曰周君周君之自謂必曰小國曰寡

人皆當世諸侯之稱其閒或及周王則直稱王或稱天子非不明白鮑氏乃比而一之可乎原其致誤之由蓋亦有說溫人之辭云今周君天下則我天子之臣周君天下者言周王之君天下也鮑必誤以爲周君有天下矣又東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爲東周謂韓王曰西周者故天子之國也多名器重寶是時周王未徙西周故天子之國者謂敬王故都也鮑必愈疑西周君卽天子矣不特此也周王周公國號旣同史記不爲二周公立世家而混書其事於周紀宋忠

注周君赧王卒又不知周君與赧王此年俱卒但見二者連文遂謂赧王卒諡西周武公小司馬張守節輩皆能辨之然世多承其誤雖如司馬文正公亦不能免通鑑直以犇秦獻邑者爲赧王稽古錄中復誤以西周桓公爲東周無責乎鮑也東周策首章書秦臨周求鼎事鼎實在西不在東也豈周王在東故東周君猶能挾天子以制命歟不然錯簡也注家皆無發明者因併及之

曾文清訪戴圖詩小艇相從本不期剡中雪月竝明時

不因興盡回船去那得山陰一段奇近歲豫章來子
儀亦賦此詩四山搖玉夜光浮一舸玻璃凝不流若
使過門相見了千年風致一時休末句實祖文清之
意國未暇海限實有西不齊東也豈周正奇東地東
俗諺洗脚上船語見三國志呂蒙傳注引吳錄曰孫權
欲作濡須塢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上船何用塢
爲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騎蹙人
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權曰善遂作之

淳熙十四年冬十一月丙寅宰執奏事延和殿宿直官

洪邁同對因論高宗謚號孝宗聖諭云太上時有老
中官云太上臨生徽宗嘗夢吳越錢王引徽宗御衣
云我好來朝便畱住我終須還我山河待教第三子
來邁又記其父皓在虜買一妾東平人偕其母來母
曾在明節皇后閣中能言顯仁皇后初生太上時夢
金甲神人自稱錢武肅王寢而生太上武肅卽鏐也
年八十一太上亦八十一卜都於此亦不偶然張溟
雲谷雜紀僅載其略且不記其語之所自得獨周必
大思陵錄備載其詳如此上所諭錢王指俶俶第三

子惟演也終團練使或此土祝齋幾五許謝謝景三
 雲谷巖跡留跡其初且不歸其語之詞自歸機恩必
 筆入十世先土衣入十世十緒然此衣不歸然謝景
 金甲輔人自歸幾近蘇王寡而坐太土流蕭備幾出
 俗曾齋即滄皇司閣中論言顯子皇司臨坐太土謝夢
 來蘇又其其父却亦復買一妾東平人謂其母來母
 云拜我來時野雷升井絲於數井也何有燔餘三子
 中官云太土謝宗喜夢吳越幾王代燭宗燭亦
 賓退錄卷第五終



程